

四百

分

九
十
卷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八十二

方正

賢良方正策七道

賢良方正策

第一道



問朕聞體國經野取則於天人設官分職用立於人紀名實相副自古稱難則哲之方深所不易朕以薄德謬荷昌圖思欲追逸軌於上皇拯羣生於季俗澄源正本式啓惟新俾用才委能靡失其序以事効職答策作功各德其長至於考課之方猶迷於去取黜陟之義尚惑於古今未知何帝之法制可尊何代之沿革斯秉此雖戎戈束帛每責於丘園翹翹錯薪未獲於英楚並何方啓塞以致於茲佇爾深謀朕將親覽

對策

張東之

對臣聞仲尼之作春秋也法五始之要正王道之端微顯闡幽
昭隆大業經洛之功既備範圍之理益深伏惟陛下受天明命
統輯黎元載黃屋黼宸居紫宮之邃一作中坐明堂之上順陰陽
以布政攝三吏而論道雍容高拱金聲而玉振徵求無厭誤及
厮賤微臣材朽學淺誠不足以膺嚴旨揚天休雖然敢不盡萬
莛罄狂瞽悉心竭節昧死工對臣聞天者羣物之祖王者受命
於天故則天而布列職天生蒸人樹之君長以司牧之自非聰
明睿智齊聖廣深不能使人樂其生家安其業陛下自天攸縱
慈憫元元既樂其生且安其業臣聞瑞者上天所申命人主也
故使麒麟遊於囿鳳凰集於庭慶山出神龍見其餘草木煙露
之祥不可勝記陛下日慎一日雖休勿休故天申之以禎石告

之以神文大矣哉聖人之鴻業也臣聞河圖洛書之不至也久
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師說曰聖人自傷已
有能致之資而天不致也陛下有能致之資而天蘊者所以扶
助聖德撫寧此人也臣觀今朝廷含章賡傳之士鯁言正議之
臣陛下誘而進之並踐丹地伏青規顙顙昂昂雲屬波委鳶翬
鳳振佩金鳴玉曳朱紱揚翠綏充牣於階庭者多矣昔舜舉十
六相去四凶人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前史美之稱曰盡善盡
美雖其盛德無以加此陛下彰善去惡昭德塞違萬萬於虞舜
自託薄德愚臣何足以望清先而敢有議哉制策曰思欲追逸
軌於上皇拯群生於季俗澄源正本式啓惟新臣聞善言古者
必考之於今善談今者必求之於古臣竊以當今之務而稽之
往古以往古之跡而比之當今以為陛下有三皇神聖其臣不

能及故於疑親之陛下刊列格正爰書脩本業著新誠 惣章
以申嚴配置法熙以濟窮寃此前聖所不能為非羣臣之所能
及也今朝廷之政上令下行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手百寮師師
罔不咸乂此羣臣之能奉職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
康哉故臣以為陛下有三皇之位而能隆三皇之業也臣以今
之刺史古之十二牧也今之縣令古之百里君有官職言有社
稷焉可為重矣任非其材其害亦重矣昔周宣王欲訓其人問
於樊仲曰吾欲訓人諸侯誰可者仲曰魯侯肅恭明神敬事耆
老必諮於故實問於遺訓及立之晉之名臣亦言舍人洗馬一
時之高選臺御史萬邦之俊哲若出於宰牧頌聲興矣由此言
之則古牧州宰縣者不易其人也自非惠訓不倦動簡天心者
未可委以五符之重百里之寄今則不然多以門資擢授或以

勲階莅職莫計清濁無選藝能負遠聖誠安肯肅恭明神輕理
慢法安肯敬事耆老取捨自便安能求之故實舉措縱欲安能
問之遺訓選異一特之高材非萬邦之俊也於是多其僕妾廣
其資產齒角兩兼足翼雙備蹈瑕履穢不顧廉耻抵網觸羅覆
車相次孔子曰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備矣故臣以
為陛下有三皇之人無吏皇之吏也制策曰俾用才委能靡失
其序以事効力各得其長至於考課之方猶迷於去取黜陟之
義尚惑於古今未知何帝之法制可遵可代之沿革斯稟臣聞
皇王之制殊條共貫雖有改制之名無不相因而立事孔子曰
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其或繼周
者雖百代可知也然則虞帝之三考黜陟周王之六廉察士雖
有沿革所取不殊期於不濫而已陛下明疑人之法甚明考績

之功甚著臣以為循舟浮於水車轉於陸雖百王無易也今丘園已賁英楚雲集啓塞之路豈愚臣所能輕云也謹對

第二道

問朕聞軌物垂訓必隨

一作體

正於因生開國承家理崇先於敦

本故七葉貂珥表金室之榮十紀羽儀峻班門之躅保姓受氏義先於陸親翼子謀孫事隆於長發朕以寡昧叨奉先靈墜典咸新遺章畢覩思欽甄明譜系澄汰簪裾派別淄澠區分士庶至如陳田互出號郭俱開東哲改漢傳之宗輔果易晉卿之號巨君之姓曾非馭鶴王子晉也之苗元海之家諒非擾龍之族永言紕繆良用憮然子十夫十室推英三冬富學允迪褒然之舉宜揚鏘爾之詞至若北郭南宮本因何義三鳥五鹿起自何人公孫之由司馬之姓咸加辨折且顯指歸式副對揚朕將親覽

對束

前人

對臣聞保姓受氏明乎典訓或因地以賜姓或因官而命氏或因官以代功亦以官族或所居之地因以為氏諸侯之子稱為公子公子之子稱為公孫公孫之子乃以其王父字為氏後代因之亦以為姓田陳號郭以聲近而遂分輔果東哲以避難而便改王莽以田王為氏元海因漢甥立族騷括分南北之號充宗為五鹿之先應氏著書且表三鳥之始司馬司徒是曰因官公孫叔孫春秋備載陛下盡六藝之英窮百氏之要淑問揚天地玄情貫幽顯黃行清歌詞窮五際白雲高唱文包萬象昔曹門三祖道魏由庚劉氏四葉仁非鮮愷豈若眷思瓊敷同雨露之霑漸一作漬神機若發等犧望之照臨起帝典而孤立孕皇墳而獨秀臣沐浴淳和叨承至訓名聞於聖聽言奏於闕前謹對

賢良方正策

後篇題作政理

第一道

問欲使吏絜冰霜俗忘貪鄙家給人足禮備樂和庠序交興農
桑競勸善師期於不陣上將先於代謀未待干戈遠清一作金
庭之祲無勞轉運長銷玉塞之塵利國安邊停聞良筭明言政
要朕將親覽

對策

吳師道

對臣聞棲培塿者不覩嵩泰之高雲遊滄溟者詎識滄溟之沃
日臣蒿萊弱質衡泌輕生未一作焉識廣廈之居安知大牢之味
不量叢爾輕縱一作從褻然謬達天聰兢惶聖問粵惟皇家出震
累葉重輝天人歸七百之期宗紘聯億兆之慶太宗以明一察
一作道括珠囊而愬萬方高宗以通三御宸轉金鏡而清九服

用能肅清天步虔垣帝途垂莫大之鴻基託非常之元聖伏惟
皇太后陛下道超鍊石化軼門天被子育之深仁弘母儀之博
愛皇階已正尚雖休而勿休宸極既安猶損之而又損方欲還
淳返朴振三古之頽風緝政蒼生降四海之昌運接幽滯舉賢
方黜謬邪進忠謹故得鴻稽大山稽大鴻黃帝相也接軫和宇宙之陰陽

龍武

書變龍朱虎

分曹節風雨之春夏禮樂備舉學校如林俗知廉讓之風人悅
農桑之勸猶復旁求謏議虛停芻蕘既屬對駁敢陳庸瞽誠願
察洗幘布衣之士任以台衡擢委金讓玉之夫居其宇令則俗
忘貪鄙吏絜冰霜矣旌好學之流賞立田之伍則家罕貧惰位
列文儒矣降通親之使喻彼梟心發和戎之官收其鷄肋則四
夷在衽顛倒來王三一作邊元惡謳謠仰化矣自然籠義駕矣

第三道

後篇題作祥瑞

問朕聞明王闡化化感人靈之心聖后宣風風移動植之性遂使翔龍薦檢鳴鳳司晨獸解邪草能指佞仰一作永惟前列何德而臻此乎朕逖聽遂初載欽神化每欲反一作難斯梵薄景彼上皇欲使瑞運司庖僊萱候月遊四靈於翠苑集五老於崇河政此休徵良由政感佇聞啓沃以副虛襟

對策

對臣聞化陝乾樞景緯呈其靈貺澤周坤絡卉本効其禎祥是以若霧非煙必應文明之后九莖三秀允符光宅之君陛下應期納錄撫運登皇孝道格於玄穹仁心光於紫極自臨萬域輯御羣方靈瑞屢臻休徵荐至五蹄仁獸樂君囿而來遊六象一作玉白駟威禽拂帝梧而萃止豈直銀黃玉紫雉白鳥丹一作黃銀紫

部之二稔

一作雙

稔江間之三春固亦巡河受檢拜洛披圖降五

老於星纏歸四神於雲路盛矣美矣巍乎煥乎躡三五以騰微吞八九而高視尚且崇謙讓之道守冲偽之德抑斯天瑞訪此人謀陛下雖不宰一作徒其成功微臣亦不知其所謂謹對

第四道

後篇題作五運

問朕聞三微遞

一作迭

代哲后所以承天五運因循明王由之革

命或金水而麟次應火木以環周或寅子變正天人之統斯辨

驪驪改色昏旦之用有殊茲乃渙汗圖書昭彰曆數爰位

一作乘乾

出震以迄

一作遷

于今莫不母子相承終始交際然而都君土德

翻乃尚青天乙水行寧宜用白深明要旨其義何從若以秦氏

霸基便有符於紫色則魏人鼎足復應

一作為

於黃星緬鏡前脩

又以為

一作

矛楯張蒼之議既頗反於公孫賈傳之談復遠乖於

賢良方正策

後篇題作政理

第一道

問欲使吏繫冰霜俗忘貪鄙家給人足禮備樂和庠序交興農
桑競勸善師期於不陣上將先於代謀未待干戈遠清一作金
庭之祲無勞轉運長銷玉塞之塵利國安邊停聞良筭明言政
要朕將親覽

對策

吳師道

對臣聞棲培塿者不覩蒿泰之高雲遊滄溟者詎識滄溟之沃
日臣蒿萊弱質衡泌輕生未一作馬識廣廈之居安知大牢之味
不量叢爾輕縱一作從褻然謬達天聰兢惶聖問粵惟皇家出震
累葉重輝天人歸七百之期宗紉聯億兆之慶太宗以明一察
一作體道括珠囊而愬萬方高宗以通三御宸轉金鏡而清九服

用能肅清天步虔垣帝途垂莫大之鴻基託非常之元聖伏惟
皇太后陛下道超鍊石化軼門天被子育之深仁弘母儀之博
愛皇階已正尚雖休而勿休宸極既安猶損之而又損方欲還
淳返朴振三古之頽風緝政蒼生降四海之昌運接幽滯舉賢
方黜謬邪進忠謹故得鴻稽大山稽大鴻黃帝相也接軫和宇宙之陰陽

龍武

書變龍
朱虎

分曹節風雨之春夏禮樂備舉學校如林俗知廉讓之風人悅
農桑之勸猶復旁求謏議虛停芻蕘既屬對駁敢陳庸瞽誠願
察洗幘布衣之士任以台衡擢委金讓玉之夫居其宇令則俗
忘貪鄙吏繫冰霜矣旌好學之流賞立田之伍則家罕貧惰位
列文儒矣降通親之使喻彼梟心發和戎之官牧其鷄肋則四
夷在衽顛倒來王三一作三邊元惡謳謠仰化矣自然籠義駕吳

六五帝而四三皇遠肅爾安飛英聲而騰茂實謹對

此篇問又載四百九十六卷今削去注異同為一作

第三道

後篇題作求賢

問朕聞運海搏扶必籍垂天之羽乘流擊汰必停飛雲端一作之

檝是席知羅黃屋握一作緇鏡紫微誠一作威資獻替之功必待弼

諧之助所以軒轅撫運遂感大風之祥伊帝乘時遽至秋雲之

兆朕雖慙古烈而情切上皇未校滋泉之占猶虛傳野之夢欲

使歲星入仕風伯來朝河薦蕭張之名山降甫申之佐垂衣停

化端拱仰成多士溢於周朝得人過於漢日行何政道可以至

斯一作不知何道思聞進善之言以副求賢之旨

對策

對臣聞立極膺乾之君當宇御坤之主欲臻至道將隆一作扶景

化莫不旁求俊彥廣命英凝庶績以安人綏萬邦一作方而撫俗

是故軒丘膺錄委四監以垂衣丹陵握圖舉八元而光宅於是

齊桓擬之於飛冀殷武興之以美梅一作以克贊人謀寔宣神

化陛下功包遂一作遂古道逸上皇授受惟明謀謨克序弼輔之

任惣風力一作後於前驅燮理之司列伊周一作尹於後乘振鷺翔焉之

客畢奏天階乘箕降昴之英咸趨日路猶且憲心卜兆託想營

求冀山谷之無遺庶賢良之畢萃俯訪愚魯一作叟敢述明敷誠

願發德音下明詔咨則獄訪羣公舉爾所知不遺於灰陋知人

不易無輕於慎擇下僚必錄上賞頻霑則葉縣遊龍自九天而

下降燕郊駿馬赴千金而遙集漢末為得周豈能多盡善盡美

於斯為盛謹對

此篇問答又載五百二卷今削去注異同為一作

第三道

後篇題作祥瑞

問朕聞明王闡化化感人靈之心聖后宣風風移動植之性遂使翔龍薦檢鳴鳳司晨獸解邪草能指佞仰一作永惟前列何德而臻此乎朕迭聽遂初載欽神化每欲反一作難斯梵薄景彼上皇欲使瑞運司庖僊萱候月遊四靈於翠苑集五老於崇河政此休徵良由政感佇聞啓沃以副虛襟

對策

對臣聞化陝乾樞景緯呈其靈貺澤周坤絡卉本効其禎祥是以若霧非煙必應文明之后九莖三秀允符光宅之君陛下應期納籙撫運登皇孝道格於玄穹仁心光於紫極自臨萬域輯御羣方靈瑞屢臻休徵荐至五蹄仁獸樂君囿而來遊六象一作御威禽拂帝梧而萃止豈直銀黃玉紫雉白鳥丹玉一作黃銀紫玉白矩冊鳥翻

部之二稔

一作雙經

稔江間之三春固亦巡河受檢拜洛披圖降五

老於星纏歸四神於雲路盛矣美矣巍乎煥乎躡三五以騰微吞八九而高視尚且崇謙讓之道守冲偽之德抑斯天瑞訪此人謀陛下雖不宰一作且幸其成功微臣亦不知其所謂謹對

第四道

後篇題作五運

問朕聞三微遞

一作迭

代哲后所以承天五運因循明王由之革

命或金水而麟次應火木以環周或寅子變正天人之統斯辨

驪駟改色昏旦之用有殊茲乃渙汗圖書昭彰曆數爰位

一作乘乾

出震以迄

一作遷迄

于今莫不母子相承終始交際然而都君土德

翻乃尚青天乙水行寧宜用白深明要旨其義何從若以秦氏

霸基便有符於紫色則魏人鼎足復應

一作為

於黃星緬鏡前脩

又以一作為

矛楯張蒼之議既頻反於公孫賈傳之談復遠乖於

劉向子大夫學包羣玉文擅鏘金既惣南史之篇方佇東堂之問詳敷事實靡得浮詞商榷前儒誰一作為折衷

對策

前人

對臣聞方圓既闢帝王斯建四遊將六氣交馳五德與三微遞變自攝提著紀出震登皇循木火而相承用驪驪而繼作雖復武功文德揖讓于戈御旒宸以高居握圖籙而深視莫不垂天人之統順寅子一作丑之正終始之際何莫由斯暨乎運偶都居時云上德道鍾天乙數叶水行子勝母而尚青母生金而尚一作亦白略言其美斯窮奧旨至若秦居閭位紫實非正之符魏得中區黃標應星之紀未有一作予楯允愜隨時漢祖承天人多異議張蒼言水而黑時方興公孫據上而皇龍復應代疑作二劉之父子推五運之相沼代三至相沿十二字一作賈較彼前

談斯為折衷臣學非博古識昧知新輕陳管完之窺猥奉天之人問慚惶靡地一作既悚越無深謹對

右第三第四道問答並又載五百卷今削去注異同為一作

第五道後篇題作歷代帝王為理

問朕以柴機暇景青史散懷眇尋開闢之源遐覽帝王之道或載祀遙邈無其處而有其名或墳籍喪亡有其號而無其事將

求故實以一作必佇多聞至如化被柱州通甲問皇在柱州

創基刑馬一作態耳按開山圖地皇興於能耳山又榮氏兩代

之事誰遠五德之運河承石樓之都開山圖有巢氏見匪均霜

之地窮桑之壤帝王世紀少元非測景之區時將城彼偏方惟

一隅而獨王輕茲中土棄九洛而不營大夏之時化臻禁甲隆

周之日道致韶戒而七十一征讎在鳳凰之運五十二戰更屬

云官之期斯則偃伯之人無聞於大古推鋒之弊反息於中葉
澆淳之道名實何乖欲令歷選前聖遠稽上德採文質之令猷
一作遺令求損益之折衷何君可以為師範何代可以取規繩逢爾
昌言以沃虛相

對策

前人

對臣聞一剖為三始鴻濛於太易九變於七漸茫昧於無為既
分清濁之儀乃列君臣之位則有天皇首出瞰柱州而宅土地
皇革命俯刑馬一作符熊耳以開都牟匪異於萬八千號稍殊於七
十二既云木德亦曰火行聞於天地之初錄自帝王之紀至若
石樓遠界窮桑延壤非萬方之土中為二代之天邑斯乃時猶
驚一作谷非欽道尚鶉居誰知風雨之均能建皇王之宅亦分長於
九域豈獨王於偏方乃觀象垂衣化穆義軒之代剪商代亳人

澆周夏之年而皇德方隆未弭戰爭之患王道絕著復存韜
之日一作目是即一作則懷柔伐叛取亂侮亡雖鍾大道之行終佇
勝殘之戰是故芳於太古非事優於中代陛下選方列辟垂範
千年王化既平能事斯畢亦何必損益今辰之政師謨往帝之
規撫和琴而促柱御夷途而止轍因循勿失臣謂其宜謹對
此篇問答又載四百九十四卷今削去注異同為一作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八十二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八十三

策七

方正

賢良方正策第四道

開元二年

賢良方正科

登科記作哲人寄士隱淪者釣科

制策問朕聞理國莫尚乎

前篇作於

任賢命官必資乎

前篇作於

選衆老

舜以聲不

登科記又前篇並作而

以度考覈良難殷周取德兼取言

登科記作

而取言前篇作而取名

徵求匪易朕所以載懷經術之彥多遺其寢靈佇

藝能之士朝王其飢子大夫光我弓旌應

登科記名賢策問並作

斯揚擇

為法豈無前範安人濟時亦有令蠲宜叙立身之至各言從官

之才

前篇作心

至如七輔八元施何網紀十臣四老正何德失並作

各陳事迹兼詳

登科記作述前篇作言

名氏夫

登科記作前篇並無夫字

朝會古禮祭

享舊章九儀式辨其賜六贄各名所

前篇作其

執雍時起自

登科記作於

何年

前篇作代

毫社立於何代

前篇作年

天土地士此

前篇作復

何所封諸布

諸嚴彼何所主

前篇作年

又穆邦家而濟生死三聖之教何長利動

植而益黎元

前篇作度

五材之用

登科記作術

何要工商兩

前篇作二

業在俗

何先文武二

前篇作西

柄適時何急凡此數科不獲雙美必志者方

於去食可存者同夫存信

十四字登記并前篇並者同作必存者乎存信所去乎去食

朕將親覽通等

前篇作則

明言

此間目又載七百七十三卷前已削去對策孫逖對伏

惟陛下大明有赫元聖廣運勸激極乎宇宙察微窮乎物象至

如選衆任能之術禮經享物之要三聖材之短長文武工商之

用捨斯並獨斷聖慮懸衡睿謀百辟端

委而顯若積不言而潛運矣猶以為立政圖大誠言務重弗躬

弗親庶人不信降清問於穹昊儼宸威於咫尺斯士農之未作

巧賢於鬻貨昇平之歲經國先於定功臣學昧稽古思迷政途

謀適不用空媿繞朝之策道之將行猶委仲尼之命謹對

同前

李玄成

對臣聞大聖有國將興至理愍庶官以匡化覽羣議以登賢所

以奉若天紀作為人極觀堯舜之典則四獄僉舉九載陟明考

覈之端立矣鑒殷周之策則三駕訪德六廉察事徵求之道行

矣非夫濟哲明憲深體化源亦安能董正理宮雅伏賢傑者也

今陛下續興聖業昭布天光舉良弼以謀至道統羣材以康庶

績故乃嶽生維翰星降士師嘉猷日聞正言彌啓肅然在位粲

然盈朝矣且猶郡邑分選巖穴敷求遺寢載懷比歲臨問佇經

術以佐職相藝能以建官則古之坐明堂議衢室安可以儔清

問之深也固將卓立化首廊開政先豈唯紹明恒訓踐脩常軌

者已臣素微經藝之術謬忝弓旌之召誠不足以登進王庭恭承明策至若為政作法之要安人濟時之體臣愚鄙竊有志焉

臣聞政務利人法期濟物布法由道行政在官官其才則人沐於化法必於正則物賴其安故庇人以和所以興其義率人以禮所以致其淳賦之必均所以綏業役之必度所以務其時卹其轉死所以保其命薄其收入所以全其生此安人之畫

一作方

濟時之要惣其大趣存其至心而臣節無隱者爾故王者安人則審政興政則任官任官必良則為政皆善善政溥洽則黎民用康德之本也是以深居而情鑒萬里高拱而明照八極其在任人之術歟夫至公克守於鳴謙臣節必存乎無隱况王心虛鏡容光必察詢其言之志考其從官之才臣之愚衷其以上其亦光吁舜咨同德比義臣愚敢拜手稽首對別天子之休命制

策曰子大夫光我弓旌應斯揚擇為政作法豈無前範安人濟時以有令躅宜叙立身之志各言從官之才者臣聞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令神化陰騰要道光備設序塾以教於鄉立膠庠以訓於國制為祿以勸其從則含生稟靈者孰不刻意於仁義飾躬於聞達所謂老舜之代比屋可封也臣以一介行能無取則思勉進以追羣顧觀光而知愧葺亦自強不息有聞而行馳顏閔之極摯伏周孔之軌躅學右庶乎吁道慎行期乎潤身非有志於干祿苟求仁於寡過立身之至允或在茲從官之才則遇豈敢何則仲尼有言如何所譽其有所試必也臨事難乎預謀昔孔明之自比管樂時人未許仲尼因之以師族夫子哂之祇奉春問懼深隕越其敢覲冒輕議天工陛下若不棄管蒯無遺蘊藻考片言而察所以効一官以視所由安敢庸哉取則不

遠知人則哲陛下光膺於聖君揚已自媒微臣敢辭於醜行制
策曰七輔八元施何綱紀十臣四老正何得失並陳事迹兼詳
名氏者書曰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故君明臣忠予違
汝弼時聞間出伐有其人昔者皇帝之首出廢物也時則有若
七輔股肱舟楫虞舜之賓於四門也時則有若八元忠肅恭懿
周文之心得起作德同濟所用十臣漢諸之羽翼已成初聞四老
陳其事迹斯亦庶乎詳其名氏固可量也七輔則風牧共貫八
元乃伯仲同歸語十臣之倫則太顛寔夭稽四老之類則綺里
園公昔郟子之叙古官勞於傾蓋魯公之問儒行疲於更僕况
實繁有衆急景不流聊舉凡以見意豈遽數而周物制策曰夫
朝會古禮祭享舊章九儀式辨其賜六贊各明所執雍時起自
何年毫社立於何代天士地士此何所封諸布諸嚴彼何所主者

傳曰朝有著定會有表儀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斯
蓋曲為之防事為之制禮經三百威儀三千載在祀典藏之史
冊九儀謂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
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六贊謂孤執皮幣卿
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廢人執鷩工旁執鷄雍時起於秦年毫
社立於因代天士地士者漢武之寵方士將軍始受其封諸市
諸嚴者班史之記小詞先儒不詳所出制策曰穆邦家而濟生
死三聖之教何長利動植而益黎元伍材之用何要工商兩業
在俗何先文武二柄適時何急者夫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
而動情之欲也天稟其性而不能節聖人能為之節而不能絕
故務恬樸貴清淨同形於湯之益謙合志於堯之克讓此道教
所長也若乃不殺伐證因果包大空以為言化羣有而歸寂此

釋教所長也皆能懲窒嗜欲靜鎮紛躁王侯得之以貞天下至於辨貴賦立君臣示之以好惡因之以誅賞使禮樂刑政粲然可觀則為善不同其味相反係風捕影蕩而無適故知孔氏之立教乃為邦之所急也傳曰天生五材廢一不可斷之於陰陽効之於氣物示休咎以垂誠因興衰以運行若可廢則乾坤之道其或息矣然土爰稼穡居中履正應我皇之休運獨大化以阜成利動植而益黎元先金大而踰水水必不得已斯其一隅又國有六職實載工商時之二柄莫先文武同往阿之相去何是非之足徵然舜命共工之職周有考工之記車服器械斯焉取斯豈與夫乘時射利滯財居逐者若茲之瑣瑣焉文德者政之所專也武威者文之所助也然則達若蒙飾躬召入程器收用使得履文石以獻議瞻法坐以陳誠序安人之大訓言濟時之

良政抗恒節以忠主申遠圖以戴君臣之宿心永願畢矣立身之道實在於斯從官之才安敢自必蓋無善不應有闕必先七輔立於先疑朝充四目以覽遠八元翼於舜日播五典以弘風或理歷幾時天道以叙或辨方寧亂地紀用章或內平外成樹稼而蒸人乃粒或忠肅恭懿敷教而理訓克從原其紀綱較然明著十臣佐命周道蔚興四老為賓漢儲底定文武以濟靈臺光偃伯之期羽翼既成寵子罷奪宗之計匡正得失格言斯在風后力牧膺七輔之名伯奮仲戡疑居八元之列周公呂尚為十臣之宗園公夏理叅四老之目八元盡高辛之裔十臣有文王之子事跡斯辨名氏可徵夫朝會者所以正君臣之位祭享者所以盡誠敬之極故物稱其禮舉之表儀功被於人施之祀典蓋辨其位序而不多其玉帛先其敬意而不繁其罇俎明王

道之制也自道遠聖哲侈及羸劉為弊興利視金逞罰祭非其
鬼祆望其祥瞻古語事斯謬甚矣周官太宗伯之職以九儀之
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
受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蓋以懋功訓德
審又人也又以禽作六贊以等諸臣孤執皮幣卿執羔大夫執
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鷄蓋象事以明等威以示禮也秦
脩雍祠而古有雍時焉周祭亳社宜社有屬亭焉天土地懸以
五刑之名焉諸布諸嚴設於羣望之祭焉孝武祈仙封於樂大
將以通天地之道也漢氏廣祭立於小祠將以期純嘏之集也
谷神不死道宗於玄默至覺而生釋歸於清淨書於聖典固在
儒流然練神虛心道釋以空惠為法可濟於生死矣興政理周
公以禮義為訓可以穆於邦家矣教之收設儒則為長天生五

材利溥群物火炎水潤動植以滋剡木範金黎甦以濟廩於元
象土德厚載而居多施於物宜五行廢一而不可及工以膳器
害以通財財則聚人器則周疾其浮侈商以政而當遺資於
器械工在俗而為先聖人都天地以成文象震懼以興武文次
九序武標七德利用開物禁暴戾凶二柄所資百代無易兩叅
王政互為國經若寰海晏如則武備都偃干戈日揚則文教式
棄自有偏廢之辰皆無必去之道理曠者不可以言極道深者
不可以意明乾象照臨聖模廣運臣才非秀茂學非敏博對越
天旨誠無足觀謹對

同前

沈諒

對臣聞雨旣作解廢物不滋春雷發聲羣蟄潛覺問者明詔咨
九牧闢四門光燭巖藪恩覃側陋葵藿仰惠以納景山川有開

而出雲使草茅微臣幽賤朽質辱旌賁陳芻蕘瞻珍臺穆然預
煙闕伏對此臣之鴻造也敢不瀝誠於臣亮之光宅也以親九
旌以命百官舜之登庸也以察萬人以齊七政大禹拜咎繇伯
益惟其昌言武王聞黃帝顓頊存乎至道此四君者文思睿哲
恭儉高明仁以創制慎乎體國思借力以任重閭遠以安人
故選賢以安位事而後爵則考績以庸取人必財賦納獻可聲
度言狀庶存茲矣伏惟陛下豐功厚利資始萬物以統天執契
合元富有八元而纂聖家道以正庶績戒凝師滿云火之庭濟
濟盛龍光之列尚紆神睠睟天儀思仁壽之登域緬前王以作
鏡雖軒轅之徇齊藏用重華之好問察言未足以扶輶大明駮
乘元聖臣聞之遊大海一有之者難為水窺聖一有人門者難
水二字為言今陛下俟造化而作法尊道德以垂範敬宗廟以示孝愛

臣子以興仁懷靈夷以廣德抑禎祥以崇理禮經大備四海共
職而朝宗樂物至和百獸來庭而率舞至於為政安人之躅則
微臣何足以知之其餘備父母之體以立身欽聖人之化以徒
官之問則願竭其愚臣惟忠臣可以從官奉陛下之法以自理
守陛下之職以自安以之居處則莊以之戰陣則勇致陛下亮
舜之上愚臣忝比星之封臣雖不才則亦有志矣昔者嘗先力
牧仲容庭堅相與謀於有熊之朝弼違於納麓之運謀信而脩
睦肆直而惠和垂衣裳作舟楫分州土叙星辰其純綱也姻此
其後閱天園黃綺季鎬京得之為心膂漢儲得之為羽翼終
能牧野清明惠皇不庠其救失也如彼夫國有五服朝聘申其
貢禮有五經享詞肅其首職方岳其遠邇宗伯辨其端玉乃開
封墻一作是設方明錫以之肇絡衮堂執之以圭璧羔鴈秦之立

雍時也將以禘其自出周之君亳社也亦以戒於不戒臣又聞
先王之制禮法也以勞定國汰哉漢武魯是黷神採少君以端
信樂道之員列帳甲乙樹紅頭望嶧山祈石室天土地士不殆
於昏淫諸布諸嚴何裨於風雨乎聖策以三教立言歷代彌勤
成軌制以化時較醇醜而景俗此聖君合縣解之旨而小臣慚
默識之明然臣亟嘗聞之矣夫禮者始諸飲食盛於冠婚分而
為陰陽轉而為大一失之者死得之者生包虛無而含寂滅長
性虛而已而去於斯此曰疑傳曰仁義禮智以信為主貌言視听以
心為正則士德為優矣若乃神農之肇皇業採木為未弦木為
弧黃帝之開帝功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器以成務稼惟人
天利以通財阜國用用苟能疑天可違乎故臣願抑商而進士
也大哉武之為功赫矣師之所處象震耀而舉垂雲雷以揚宣
威而山河蕩容訓哲而煙塵動色可以定禍亂可以剪暴強頃
者牝鷄之晨陛下潛龍或躍提白蛇之劍揭翠鳳之旂入於北
軍兵皆袒左氛祲殄滅日月光華此神武之壯觀也謹對

賢良方正策

元夫問

尹暢

對臣聞非才難遭時難况躬忝觀光之舉不侯媒揚之地儼身
天闕用感良辰伏惟陛下建初立元創業垂統夷亮靜難聖敬
日躋格上下而無內憂治疑光四表而誼德昭振故能荷天之
休福應尤盛殷薦嚴配昇中告成十數年間而功業大備豈非
徇齊之德神化所致哉難少康復夏宣王興周比之當今萬分
不及而猶賜臣策曰常恐上塵五聖之耿光下辱萬方之瞻載
日吳觀政夜分思理者可謂無念增德勿休熙載履衆美而不
足躬聖明而流謙而臣愚對非誤自充賦雖言及之將何以承

奉清對問剔天休乎然臣聞立德之謂道休道之謂仁固無完
逸安敢訛濫是以古之善為士者必將微妙玄通豈獨重於偏
才迂誕而已如此則黃帝之功濟生民素王道遵先聖而為枉
屈奚得議其淺深夷齊伊尹抑可語其同異何者食薇絕粟終
慙淑媛之言醜夏歸殷卒致成陽之業寓言莊叟良才是微側
訊蒙矜誠將異爾無貪至理寧副虛懷若乃喜怒哀樂之四端
貌言視听之五事雖擴充之在在我諒休咎之關天殷臣言已
貫之於皇極鄒子戲論亦頗存於昭應誰茲辨志方用沃心伏
惟陛下事天明事地察無文成秩羣舉必舉故祈穀汾睢薦寶
鼎於宗廟燔柴岱嶺竊飛煙於雲白神歆効其如答靈貺昭而
必聞雖飄風乍起曾不終朝大雨時行旁霑數郡亦未聞偃拔
包襄之甚也陛下憂勤夕惕若厲信湯禹之罪也已實堯舜之

用心蓋天災流行國家代有屠龍牲馬亦何以為書稱安人則

惠易異

疑

損上益下謂宜開倉廩以賙給選牧宰以寵綏散利

薄征息役弛含襁殄之道何莫由斯傳曰德勝不祥義厭不惠
謂此物也雖國諸天道亦以人事故周官六職水旱則宗伯是
司漢宰三分災青則丞相是主不然何以昭燹贊之術開勸戒
之端哉大体若茲詳徵何有臣聞夫大理之後有易亂之人者
安寧無故心起也大亂之後有易理之人者創艾避災樂生也
當今海服清晏大平無虞衆宜曲析萬事纖妙文理至祥不可
復加矣陛下享已成之功居崇高之位入有後庭聲色之務出
有苑囿遊觀之樂志得無滿乎欲得無極乎古語曰行百里者
半於九十言末路之難也此言雖微可以喻大是以聖人乾日
吳莫敢或遑雖休勿休盡善盡美伏願陛下慎終如始以成德

政鴻圖盛烈作唐龍光不騫不虧永永無極此適時務之所當
先也臣又聞善為政者在能其士其士而不知所以少其吏者
則竭而不足臣竊惟今國家所使分威權禦黎庶幹府庫理刑
徵者皆天下長吏也而其俸祿各有差等以勸其徒百官以理
萬人以察天下幸甚然而都內冗散叨假名器者不可勝數或
倡優雜伎之伍并躬夷貊之流紆紫懷今出入周衛漿酒霍肉
乘堅策肥昔奉一人猶聞不給今官此輩何所取資孤鼠既託
於城社粟帛載殫於倉庫非所謂侍御僕從罔菲正人爵勿及
惡德惟其賢者矣救弊之所急也臣草莽諸生地卑識淺陛下
誘而進之訪以時政將承汝弼安敢面從輕陳末議 伏深殞
越謹對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八十三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八十四

策八

雅麗

文詞雅麗科二道

文詞雅麗策

開元七年

問朕聞至道雖微不言而化皇天陰陽相叶其彛信寒暑而生
成施雲雨而沐潤垂範作訓樹君育人時有澆淳教隨繁略成
湯既聖禹道云亡桑扈谷風屢動詩人之刺塞門反玷時貽宣
父之嫌我國家振彼類綱開茲盛業朕以不德襲號乘時而皇
極之道未敷謨明之軌尚闕思弘厥理其義安從至如視听貌
言恒若會極歸極作哲作人一以貫之何方而可夫禮以飾情
疏則禮略樂以通感感至則神和理內為同脩外為異同異之
用有味其功人俗未融佇明斯要又四時武德制自何君五行

文始本之誰代昭德盛德莫辨所尊昭容禮容未詳所出悉情以對用釋余疑

對策

彭殷賢

對臣聞孔子云大道之行於三代之英丘未之建也而有志焉又顏回對孔子云回得願明王聖主而輔相之此二者皆傷不可而得見也况臣生大道而淳風之運屬聖主立政之秋不見有所建明以佐大化此微臣夙心愧耻竊有慙焉日者聖勅頒宣遠覃幽隱振廢滯收介特本州徵臣充賦于王庭陛下溫顏屢賜宴見司饗行食群事頒冰亦可謂厚德矣自顧性識愚篤智術微淺既蒙清問敢不具素所聞乎臣聞伏羲神農氏往黃帝堯舜氏作莫不体道以育物立德以興化用闡無為之教以弘不宰之功齊飲啄於鵠居絕往來於大呿豈不以我淨而人

自正我無欲而人自樸乎迨乎政及三王君臨萬國亦承天地燮賛陰陽順四時之氣里五行之叙愬仁義以安庶類先博愛以悅群生使人選善遠惡而不知其所以也觀夫王王之為君也謹其所好惡而已故君好之則下為之上行之則下效之莫不清心以率物正身以御下九女序列於內三公分職於外度數有恒徭役不作其取人賦也薄而役人立也寡其育物也廣而興利也原故征伐有道大明詠其功什一而稅大田歌其事所以家給人足而理安興矣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其斯之謂乎爰及末業政漸澆偽而禮禁彌煩姦盜滋起桀紂昏亂於上幽厲縱逸於下崇臺謝之峻恐其不高也廣宮屋之居恐其不大也聚淫美之色恐其不多也窮聲音之巧恐其不樂也其歛人財也厚而使人力也衆其害物也博而興利也寡其

後興役無常桑柔病而嘆之故其詩曰自西徂行靡所定處蓋其役之甚也徵發無度下人勞病南山疾而刺之故其詩曰赫赫師尹不平謂何蓋衆其政之亂也自茲厥後強陵弱衆暴寡千官樹姦於朝廷有賈窮僞於市邑財力匱竭冠攘不止大東又刺之日小東大東杼樹其空言小大具盡也又云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予粲粲衣服孰有為人上者不平若此而可久安天下哉此則上失其道政遂多門故天下敗而不之覺乃至所以為憂者轉而為殷也所以為周者轉而為秦也詩云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代之後於今為廢此史墨所載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言及秦始皇平定六國隨煬帝富有四海不務廉耻惟存戰伐內造阿房繼以驪山之作外徃林邑厘以遼東之戍鑿馳道則隱以金椎通鳴構則樹以杞柳役及閭

左人不聊生曲泛龍舟聲多哀思傾天下之賦不足以周其事殫帑藏之財不足以其欲是衆怨難犯人自為戰所以陳勝吳廣奮挺以撻之王充李密揚聲以逼之釁起郊壘而禍生左右望夷宮中不免閹樂之難江都城內卒死斐通之手故易曰天之所助者信也人之所助者順也此二者動而之險不由信順失天人之所助能無及此乎然則合大中之道者如彼失皇極之用者如此古之興敗備在典謨迨隋室道消數鍾百六衣冠禮樂掃地無餘賢人君子稽天並侵此乃大人利見之日聖主驅除之時我太宗志在救焚性存極溺因茲感激投袂而起車及於平陽之郊劍及於盟津之會既而戡剪多難克清中夏建非常之功定不拔之業泊位登九五富有萬國制禮以理其讓作樂以興其和兼愛以厚其仁鄴周以崇其義作先之服不

敢服非先王之言不敢道言必本於風雅行務存乎技業明刑
賞嚴號令賞當其功則勞臣勸勉罰當其罪則姦人畏懼名器
不妄假必俟其能爵祿不虛授必先有德是以四海之內靡然
何風我太宗以至道之心為天下理天下也所征無不克所向
無不成孝弟通於神明易簡合於天地如此則天地德之神明
祐之使風雨以序災害不作萬國莫不權心四夷莫不咸賴良
由不僭不濫無怠無荒所以享國久長多歷年數陛下稟天然
之資定不伐之略披肝膽以決大計殄宮闈之氣褻除詐為之
昏狡日月載廊一作郎宗社以安深思禍亂之原乃皇天所以開
聖人也自南面臨天下九年于茲封侯無警干戈再戢置鼓以
招諫設木待賢故得近臣盡規遠人獻政出宮女則使心不亂
厲大旱則引咎自責蓋禹湯之罪實堯舜之用心詩云一人有

慶兆民賴之其斯之謂歟深合太宗之宏略遠符貞觀之故事
則愚臣制策云朕以不德襲號乘時而皇極之道未敷謨明之
軌尚闕者微臣何以識陛下之深遠而輒欲議之或恐日月有
遺昭聖智所不及故略陳其愚伏惟陛下留聽臣聞書云惟先
格王政厥事言災害之起事有不正者也去歲水旱不時處徵
屢作凶奴侵軼邊將氣沮天其或者正訓我也欲今陛下爵
祿之虛授冗散之職多歟樂蕩至歟服制失度歟何皇
極之不逮遂至於此也臣聞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誠
能克己復禮正身率物表有功而彰明德復古而貴能變禁異
服革慢聲遠便佞近忠謹斷斷之士必擢而貴能於廟堂九九
之術不遺於管庫可謂虛其心而衆象應正其本而萬事理焉
書云天既付命正厥德言正德以順天也若捨此道是不知所

從矣制策曰視聽貌言恒若時若會極歸極作哲作乂一以貫之何芳而可者臣聞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功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古之王者享聖人之姿乘大寶之位北宸居正南面而理亦可謂富貴乎當順存至公之行立大中之道履壽同於天地通明合於日月志遠邇之化存易簡之功庶徵順序五紀和叶百穀用成六畜遂字者無不由焉傳曰皇建其極其斯之謂矣若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罰雨其極惡若得其道則攸好德以應之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罰賜其極憂若得其道則康寧以應之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罰燠其極疾若得其道則壽以應之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罰寒其極貧若得其道則富以應之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罰風其極凶短折若得其道則考終命以應之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罰陰其極

弱故經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斯之謂矣臣聞貌言視聽以心為主故有正心者必有正德臨人猶樹直表而望影之曲也大雅云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此之謂矣有邪心者必有枉行臨人猶樹曲表而望影之直也孔子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蓋戒此也故王者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也者親親為大義也者尊尊為大是以君子先正身而後及於天下如此則六沴不作五福相生貽厥孫謀永無極矣制策曰夫禮以飾情情疏則禮略樂以通感感至則神和理內為同脩外為異同異之用有昧其功人俗未融佇明斯要者臣聞撥亂反正之主繼體守文之君撫馭之道雖殊禮樂之用為急自土鼓簋箚之後始自無聲汙樽杯飲之初彰乎有用既而莫不曲諧九變信合四時是知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移風易俗義切於鍾鼓安

上理人事浸乎揖讓既而祀歷三王時更七國經籍道息賜宣
謝之堙埃儒生數窮赴秦坑而歇滅迨乎斷蛇立極乘牛設位
紀綿絕之儀鳴鼓舞之節必欲樂宣志還禮釋回邪取其不肅
而成必在既富而教我唐功高遠古德邁往初坐宣室而訪道
登明堂以思政六樂為馭利則不爭五禮有耕畏而無犯思聞
同異下訪芻蕘臣聞古之明君之御天下也身坐九重心通四
海禮以導志樂以防其淫樂以理內為同禮以循外為異禮樂
之不悖內外之相親即可以感於神明通於天地矣詩云肅雍
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其
斯之謂矣制策曰四時武德制自何君五行文始本之誰代昭
德盛德莫辨所尊昭容禮容未詳所出悉情以對用釋余疑者
臣聞皇王御寓步驟相仍莫不作樂以享其德立謚以明其行
此五帝之常道百王之所不易也且臧池六英韶護兩聽盡善
盡美竊無聞疑作然自秦失盛位漢雜霸道文景相襲刑措不
用武宣承統華夷再清樂舞居疑功可略言也哉武德舞者高
祖作之定禍亂也四時舞者孝武作之示和平也五行者本周
曲也文始者本舜舞也孝景採武德為昭德以昭太宗也孝宣
採昭德為盛德以尊武帝也昭容禮容猶古韶夏紹之於漢祖
備之於樂志矣臣材非多士不遊六合之間夢異趙君忽覩九
天之上啓處無地戰汗不寧况以謏聞敢以輕議謹對

同前

對臣聞太祖文皇之御天下也廣直言之路開納善之門近臣
盡規庶人畢議可謂至矣今皇天眷命陛下紹復先業齊心法
宮之中冕旒正殿之上詳延秀異詢及芻蕘若乃敷皇極以作

則弘禮樂以垂訓彛論攸叙羣聽畢舉斯太宗之盛事也豈前
王訪九疇之要貞三本之極能望清光哉天文昭回萬物盡覩
臣謬以黃綬之末預聞赤墀之議將何以塞厚問揚天休臣聞
諸仲尼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自上
皇不歸大道由久聖人順天地之性究變化之元雖損益以文
質或沿襲以忠敬其於飾禮容以昭貴崇樂舞以立象樹君人
牧茂時育物其致一也夫務本於道則浮競可以鎮靜習俗於
變即純一或以偽遷故輕樂見諸於國風昧禮貽訓於聖典蓋
有由焉唐興百有餘載高祖以成功定鼎紐天綱於八紘太宗
睿歷握符纂天光於三象蕩亡隋之類靡弘聖唐之簡易盛德
大業與三代同風伏惟陛下誕受天休光膺景命與若昭德殷
薦之禮感和通神之教敬事睿聖之徵順時布德之典將以登

格皇穹鴻業也啓迪王命之猷也風雨時若休徵也人俗康寧
至教也五輝叶訓八方順軌堯舜之盛無以加焉成康之道復
何足數而猶曰皇道未敷謨明尚闕發天章於聖藻採至言於
輿誦陛下之言讓也愚臣何足以知之制策曰至如視聽貌言
恒若時若會極歸極作哲作乂一以貫之何方而可王政之端
本於性也至化之極歸於理也則咎徵亦以感故聖人發天以
立惟畏天以作則見天道之在五行人事之彰九類矣自非統
性命之理求天人之端孰能從言以作乂因事以求哲陽順而
會其極蒙怙而迄其通適於數故雖以五事明宗其極則可以
一理貫臣又聞聖心鏡物必採於至妙大道虛象垂契於理先
然即繼盛業者其道同遵王度者其化一陛下休周武之盛德
訪唐堯之遺事龜圖靈文天光垂象伏願休時雨於動植散祥

風於涇冰則木中之道何以尚茲制策曰夫禮以飾情情疏則禮略樂以通感感至則神和理內為同脩外為異同異之用有殊其功人俗未融佇明斯要又四時武德制自何君五行文始本之誰代昭德聖德莫辨所尊昭容禮容未詳所出臣聞禮樂者所由來尚矣先王所以美教化厚人倫以致太平也必將考其理求其端故揖讓之契未有安存乎至簡無詠之功淺而移風歸乎至易夫辨外降軫采服此禮之所以飾情也發金石翔景瑞此樂之所以通感也故感發於內樂由衷以致和情見乎衷禮自外以為異雖清濁之質考性則殊而教化之端在理斯况今懿綱被遐裔至道冠生靈和理日躋同乎大順非禮樂之化其孰能至此乎夫崇德垂範此同異之用也教齊化密此俗人之融也至如武德之盛武之業也文德之盛舜之至也神道設教制四時於炎曆德徽可崇增五行於橫序尊三德於清廟序二容於盛禮聖問昭闕與天道以元亨任言鄙賤仰天文而知愧謹對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八十四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八十五

策九

雅麗

文詞雅麗科四道

文詞雅麗策

策目與四百八十四卷彭殷賢同

張楚

第五名

對臣聞昔在上皇之撫運也政寬事明法簡心一仰察天道中
順人情至於不言混然而化故上玄所以睠命罔違於德下人
安定厥居俾獲其利暑往寒來以信之雲行雨施以從之於是
乎疾疫不生禎祥存至巍巍蕩蕩蓋無得而稱焉自大道既隱
淳源且散或救弊以忠敬亦隨時而損益成康已往頌聲不作
俗薄禮廢政荒人亡故其詩曰交交桑扈率場啄粟習習谷風以
陰以雨此則刺上不能行政也仲尼生周末傷道不行乃刪詩
書定禮樂立君臣上下之節明奢儉揖讓之序尚不敢救當代

變於陪臣而稱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
好有反玷管氏亦有反玷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者矣自此厥
後頽波浸流有聖哲之君聰明之后豈能振彼凋弊張其紀綱
不有我唐興建鴻業又寧黔首則掃地將盡求野多遺陛下統
皇光纂休運德澤汪濊仁風洋溢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所
賢則邇人安勸農桑卹刑獄不奪三時之務且惜十家之產左
右伊呂郡縣龔黃是以驅俗於雍熙納人於軌物者也豈不徵
賢良論政要臨前殿所以達四聰也察群言所以收九術也矧
臣舒幕所以禮賢也凌人散水所以救渴也臣竊以自古求賢
之盛未若今日者矣賜臣制策曰皇極之道未敷謨明之軌尚
闕思弘厥理其義安從者臣實見可久可大之規 未敷尚闕
之事此陛下讓之至也愚臣焉敢奉承之若乃考前古之廢徵

寃禮樂之同義辨皇王之制度詳宗廟之禮儀此則陛下懸鏡
九流常覽百氏索陽探異鈎深致遠已在聖斷豈有儒而疑者
歟今下問愚臣遠議其事陛下豈不欲廣於明試察臣微才臣
幸對別敢不悉情以對制策曰視聽言貌恒若時若會極歸極
作哲作乂一以貫之何方而可者臣聞王者立極必本於天天
事著於上人事應於下昔者禹平水土天告成功錫之以洪範
九疇彝倫攸序又皇天降其有極皇大極中也言王者能行大
中之道則陰陽和風雨時百穀用成俊人用章也夫如是則視
曰明聽曰聰貌曰恭言曰從則無恒若之生自告咎徵之應矣
今天瑞降地靈集所有動作光孚化先則一以貫之道斯不遠
矣制策曰禮以飾情情疏則禮略樂以通感感至則神和理內
為同脩外為異同異之用有味其功人俗未融佇明斯要者臣

聞夫禮由陰作樂以陽來天地同和與天地同節誠能感成動
術安上移風或以理內為同以脩外為異率由和敬靡不從之
者乎施之人俗靡不盡善者乎制策曰四時武德制自何君五
行文始本之誰代昭德盛德莫辨所尊昭容禮容未詳所出者
臣聞羸政失御漢皇乘極文景致刑措之美武宣當雄富之盛
故有四時武德之樂五行文始之舞昭德盛德因之而尊昭容
禮容自茲而備臣才識愚劣問業虛淺猥當聖問茫然有失謹
對

同前

苗晉卿 第二名

對陛下頃與三事大夫議於朝以計天下有奇才異行含光而
不揚其輝詔諸侯咸舉之臣實至愚不通大職循才審分不副
高求臣聞論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孝經曰王者

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
而理所謂天地設位聖人成能而保大定功勲業蓋時也建金
石斯緬步驟不同時有漓淳教隨繁畧桑邑谷風之刺三歸八
佾之嫌人用僭忒一至于此孔子曰上失其道人散久矣傳曰
國家之弊恒必由之陛下嗣守遺緒茂昭大德能使百家永式
萬邦作乂所謂孚虞育夏甄殷陶周革弊移風自前代未有也
陛下乃賜臣策曰皇極之道未敷謨明之軌尚闕者豈不以採
芻之議誠之端試考不宰其功俯垂下問實陛下謙德也微臣
何足以知之制策曰至如視聽貌言恒若時若會極歸極作哲
作乂一以貫之何方而可者臣聞劉歆以為伏羲氏繼天而王
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理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
是也故河洛圖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疇相為表裏聖人行各保

其真若令有乖方數必徵於錯逆政惟協雅理必應於調和考之咎微繁然著矣陛下隨陽澤以著恩慎嚴霜以肅威鷹隼未擊爵羅不施草木未零山林不伐足可使垂景星而降甘露騰休氣而涌醴泉臣以為一以貫之其道久矣制策曰禮以飭情情疏則禮略樂以通感感至則神和理內為內脩外為異同異之用有味其功人俗未融佇明斯要者臣聞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仲舒對策云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大者在於陰陽陽之為德陰之為刑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務德教而省刑罰陛下修先王之好生存大易之緩死頃者省圜圉去桎梏此則脩刑罰之謂也臣聞樂以理內為同禮以脩外為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和親則無怨畏敬則不爭二者並行合為一體揖

讓而理天下者禮樂之謂也適時之要斯並存焉制策曰四時武德制自何君五行文始本誰代昭德盛德莫辨所尊昭容禮容未詳所出悉情以對用釋余疑者臣以為斯並漢主之樂載載于班氏之書必使其明徵考其敏博既勞更僕何易盡言雖敢略而陳之尚未臻其極也臣聞易曰先王之作樂崇德殷薦上帝以配祖考古者制宗廟大祝迎神於廟門其義也四時武德者漢文所作以示天下之安和也而武奏於高廟焉五行舞者本之周舞也秦始皇二十五年更為五行也漢高祖舞者本之周舞也以示不相襲也昭聽盛德考景考宣之所以尊宗廟招容禮容者出武德文始五行之舞也謹對

同前

孟萬石 第六名

對臣嘗僊僊讀書風夜匪懈觀前代之事稽王者之風欲樹文

明必昭俊人所以平章百姓昭暢萬人負黼裳而海水清垂衣
裳而天下理今陛下朝盈多士野無遺賢猶復發德音下明制
張雲羅以掩俊設天網以頓奇片善不遺有能皆進故得飛飛
丹鳳棲翼子帝梧皎皎白駒連食於塲藿縱夷齊巢許咸屈於
茲臣既庸妄豈敢當此且聲非人異舉不出凡文律未明才用
無取謬叅推擇濫赴搜揚安敢避直飾詞向華乖實但丹誠有
厲至敬無文敢竭鄙聞用當明試然將涓滴以足海用纖埃以
增丘一作筆雖寡攸助誰能默哉臣聞建國興邦必以黎元為本
康時訓代必以政術為先軌謨雖異理化皆一昔者大上之君
崇道以致化立德以養物人必欲壽孰禮教而不傷人必欲富
薄賦歛而不困人必欲逸則省力而不勞人不欲危即扶持而
使固不强人之所惡不禁人之所欲故能無為而理不言而及

化至中古行仁覆義克已勵身拯溺於人博施於物即能陰陽
不錯風雨以時疾疫必除妖孽莫起洎乎末代政今不作刑法
聿脩奢侈是崇禮樂非雅時無美善之說俗有姦邪之釁豈不
由君失其道臣非其人澆薄浸興淳朴散離者也今陛下出號
施令罔有不臧齊物正人各德其所猶綜覈石今稽謀正教視
先王之得失崇今日之高明以此天聰尚云不德巍巍至化謙
尊而光非臣愚昧所以涯際制策曰皇極之道未敷謨明之軌
尚闕思弘厥理其義安從者臣以為皇極將立莫先擇俊得人
則政和非人則政失人賢化遠其不謬哉止如因能任官量賢
受祿即百僚濟濟萬姓安安去無用之言除無用之器即情實
斯得謬說不繁使人以時謹身節用即倉廩諸積黎庶實豐進
有德而退無良者即廢位允釐廢官不曠尊有功之子棄無功

之人即營事者不惜其身制作者能竭其力罰必當罪即姦回
自除賞必中賢則人臣自勸夫如是即海內行大中之道天下
有幸甚之言何憂乎皇極之道未敷者也若乃列張輔佐建立
官司所徇忠直之言開進諫之路用能獻可替否補過弼違外
藏主之非內正君之失今陛下乃順時而動非道不行事無不
嘉人欲何說故獻納之職諫諍之詢但可畧言莫知所議大哉
至德實冠古今且朝無妄臣縱朱雲重生今能折檻人不妄從
雖辛毗不死曷聞牽裾以天子聖明是故羣臣無事亦何憂文
軌之闕哉制策曰視聽貌言恒若時若會極歸極作哲作乂一
以貫之何方而可者臣聞王者法乾理物觀象裁規敬順天時
恭行月令恒若時若固有咎徵矣尊九疇之儀脩八政之規事
不失儀動不違制出語默皆歸於仁依任中庸遠棄偏黨垂至

道於萬國寄良政於百官直道而行不可則止會極歸極作哲
作乂不日而政矣視听貌言然後而生也制策曰夫禮以飾情
情疏則禮略樂以通感感至則神和理內為同脩外為異同異
之用有味其功人俗未融佇明斯要者臣聞化難將美人各有
心不違制節必有放縱故先王作典禮以防之興雅樂以感之
用能移風易俗安上理人矣今陛下行宗廟之禮故能配天地
之神履直言之議故能立上下之敬听宮室之變故能分善惡
之俗捐鄭衛之音奏蕭韶之樂正䟽略之弊敷揖讓之儀州郡
大行朝廷式序同異斯達内外罔差既合盡美之端何問不材
之子若鰲愚而說則陛下先有味之咨若駐筆而述則陛下鍾
佇明之訪實迷遊海何足知之臣聞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
天地同節既列同異之日將分内外之殊皇王是尊古今賢一作

所重俱為時用其功一焉制策曰四時武德制自何君五行文始本之誰代者臣聞四時武德制之以周王五行文始本之於漢帝制策曰昭德盛德莫辨所尊昭容禮容未詳所出者臣聞昭德盛德寔有攸尊之道昭容禮容出於劉氏之代昔者魯哀公問儒行丘曰有更僕之勞孔父訪鳥官郟子生傾蓋之倦然且學富滄海猶僂俛於一偶况乎道謝桂林豈對揚於庶事徒周遊於文苑終展轉於迷津謹對

同前

孫樹 第七名

對臣聞登衡霍者嗟培塿之微泛張海者鄙潢汙之陋臣草茅孤賤才無足取屬絲綸明駁州閭選衆謬得接武羣產比翦時莫而文物昭回宸顏咫尺退思愚劣甚不稱聖朝求賢之意也揆掘兢顏心總失守將問充塞大問對駁天休然聞之於師請

言其略制策曰皇極之道未敷謨明之軌尚闕思弘厥理其義安從伏惟皇帝陛下開元立極地平天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變龍咸事陰陽以和聖德動天無遠不屆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弓旌累降徵搜是急日吾視朝文武並進既盡美矣無德而稱猶且罪已為心在予興嘆此陛下之至讓也小臣何足以當哉然汴無德音忝列明試敢不瀝肝膽獻所聞乎臣恭惟政理之間傳諸長者之口以先朝之事一二明之昔貞觀永徽之間恭默而天下理家給而人足時和而歲豐外戶不扃牛羊被野太倉之粟陳相因中府之錢貫朽莫校然而戎車屢駕不無事矣於是度遼之師鬼方之討賀虜之戰高昌之伐而軍人無損帑藏如初國家富有四海內百餘年士庶之多如曩時兼倍征伐之役當今日之無何豈性得而今失將政繁而俗變其故

何哉良有由也議者以為賦歛厚徭役繁風俗奢利息倍今若
息其宮室愛人節用省無事之官能不急之務三年成政臣竊
遲之愚心恍然謂在此矣制策曰視听貌言恒若時若會極歸
極作哲作乂一以貫之何方而可者伏惟陛下躬神武之姿廣
聰明之德思弘主道厲精為政反支反之不用章疏是後漢一本作農非通奏甲
夜視書勵神聰於九疇留眷情於百氏臣聞智小不可謀大綆
短難於汲深窺聖謀之莫測謂宸衆之不退疑致遠恐泥不其
難乎夫視者明也書邪正與曲直聰者聰也察善惡之所由乂
時暘若雨時雨若察休咎之會歸子皇建惟眷哲以作聖繫被
道樞故曰無反無側正道正直無黨無漏王道平平一以貫之
此其義也制策曰禮以飾情情疏列禮略樂以道感感至則神
和理內為內脩外為異同異之用有味其功人俗未融佇明斯

要者夫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豈惟明尊卑辨等
則動天地感神鬼而已哉豈疑不繫於鍾鼓諒無徵於玉帛樂
自外作必假器以明義禮由中起故備物以飾容蓋有之典章
生人之免服均五材之並用廢一不可類三者之何先無宜去
食故孔子曰安上理人人莫善於禮多風易俗莫善於樂去同
即異離之則多傷相順而兼之則雙美一彼一此何後何先制
策曰四時武德制自何君五行文始本之誰代昭德文德莫辨
所尊昭容禮容未詳所出悉情以對用釋余疑臣聞暴秦失政
皇漢創業爰作樂以尊先聿釋享以追孝四時武德用之高祖
所以恢武功也文始五行陳之於文廟所以昭文德也蓋舞以
盡意歌以盡德制自炎漢之君本乎孝武之大昭德武德郊廟
之樂也昭容禮容質文之變也臣學不師告才非敏對慙瑣瑣

之脰無足言哉仰養養之高茫然自失謹對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八十五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八十六

策十

直言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策

陸贄貞元元年撰題

問皇帝若曰蓋聞上古有

登科記作至

道之君垂拱無為以臨四海

登科記作海內

不理而仁化不勞而事成也

集無也字

星辰軌道風雨時若

邈乎其不可繼何施而臻此歟三代以來制作滋廣異文質之

變明利害之鄉威之以刑導敦其俗而彌薄防其人而益喻豈

澆淳必繫於時耶將

登科記作何

聖賢間生而莫之振也朕祗膺累

聖之業猥居兆人之上處恭刻勵如恐墜失憂濟庶務惕晨興

求惟前王之典纂是憲是則師大禹以

集作之

崇儉法高宗以

集作

之求賢興賢夏啓之征作周文之伐

集作罰

旌孝悌舉直言養高

年敦本業平均徭稅

一作均平

黜陟明勵精孜孜勤亦至矣而浮糜

不革理化不行暴亂不懲姦犯不息五教猶鬱七臣未臻卿黨廢尚隆之儀蒸黎無安土登科作之志賦入日減而私室愈貧

兼察日增日吏道愈濫意者朕不明歟何古今之事同而得失之效異思欲刻革前弊創立新規施之於事而易從考之欲文

而有據備其集作本末將舉而行無或憚煩略於條對自頃陰陽外候稔登科記興仍歲旱蝗稼不稔上天作孽必有由

然爰為登科記凶災其咎安在傳曰時之不乂厥罰恒陽又曰堯湯水旱數之常也二者相登科記及其誰云從今人縻蓋藏

國無廩積朕屢延鄉士詢訪謨猷集作至乃戒冗食之徒罷不登科記息務既聞嘉話亦已遵行而停廢之餘所費尚登科記廣欲一作

獲節軍食則功臣懷恐省吏負則多士縻歸中心浩然罔知攸

濟子大夫蘊蓄材器通明古今副我虛集作求森然就列臣朕之寡昧極時之難災畢志直無有所隱

對策

穆質登科記贊第二人

對臣聞帝王之理殊塗而諫諍之道一致五計之要同歸而直

諫之用為急今朝廷之不聞直言久矣伏惟陛下採唐堯師賜之義降禹湯罪己之詞詳延直臣博求失政自近古以來憂憲

思理未有如此其至者且何患乎不德為堯舜而已若欲陛下之德與天比欲陛下之名與天無極斯乃天之意也臣之志也

不然者臣當退從作者七人之八耳孰為來哉制策曰上古有道垂拱無為以臨四海不理而人化不勞而事成星辰軌道風

雨時若邈乎其不可繼何施而臻此歟三代以來制作滋廣異文質之變明利害之鄉威之以刑導之以禮敦其彌俗而稱薄

防其人而益媮豈澆淳必繫於時耶將聖賢間生而莫之振也
臣聞三皇以道化五帝以德化故曰修己以安百姓垂衣而化
天下天何言哉帝何力哉無為而已遂性而已至道既往至德
寢衰而三代之主先之以禮義故有法度之制質文之變高其
隄防崇其刑辟不臻大化汙可小康上古之君三代之主教道
既興勞逸自殊則知理之盛衰以德為効在德有優劣非時有
澆淳繼三代者其降殺可知矣制策曰朕祗膺累聖之業猥兆
人之上處恭刻勵如恐墜失憂濟廢務夕惕晨興臣聞舜禹日
兢陽武日業皆前帝王之所以為理憂勤之至也臣竊聞陛下
憂勞大道勤績廢務無大無小必躬必親靡不關心非不經手
勤亦至矣憂亦至矣然神大用則竭刑大勞則弊古之雲人
生處代如白駒過隙耳何忽自若如此又陛下一則罪已二則

罪已若然者復何用宰相乎何用有司乎制策曰永惟前王之

典謩是憲是則仰

策問作師

大禹以崇儉法高宗以求賢興夏啓之

征作周文之代旌孝弟舉直言養高年敦本業均平征賦黜陟
幽明厲精孜孜勤亦至矣然而浮靡不革理化不行暴亂不懲
姦犯不息五教猶鬱七臣未臻卿黨廢尚虛之儀蒸黎無安土
之志賦入日減而私室愈貧廉察日增而吏道愈濫意者朕不
明歟勢不可歟何古今之事同而得失之効異也思欲刻革前
弊創立新規施之於事而易從考之於文而有據備陳本末將
舉而行臣聞事不師古以克末世疑匪說攸聞陛下追惟前王
之典謩是稽古之道也然陛下師古為理也欲何為乎為皇乎
為帝乎驅天下之人欲令歸忠耶歸敬耶歸文耶漢文帝以清
淨宗近稱刑措漢宗帝以刑名律下亦謂中興自古以來未有

不舉綱而正不澄源而流清者矣此亦陛下熟聞之矣是憲是則之宜更申明之使在下者有所趨也臣聞大禹稱三王首者以其卑宮室裕人克已儉之至也其道湮沒不嗣久矣惟陛下獨能師而行之苟論言之可復則天下之可化所謂其身正不令而從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者也臣聞自古求賢各以類至三皇師其臣五帝友其臣三王臣取其師之禮歆爲帝則行取友之禮歆爲王則行取大臣之禮自昔哲王則有感夢而行取大臣之禮傳巖惟肖則有協上而出渭濱親載則有卑辭以厚禮湯命五返於處士則有可就不可屈備獨三顧於草廬此皆陛下備聞之矣臣竊見國家取賢之道其吏部禮部失之遠矣則制策之舉最爲高科以臣言之不得無弊且陛下弓旌不生玄纁深藏無聘問之先有投刺自媒者無軟輪之禮有攝

籥而來者支離於京闕會計於有司又廣張節文妄發條格禁御約束隣諸盜賊防賢之意甚於防姦崎嶇因辱曠日引久然則一覩天顏一問承聖問臣恐皇王佐略不可由此而致也今之所得者乃臣輩瑣瑣者耳疆名曰賢賢者固如是耶厚顏包羞臣竊自笑則高宗求賢之意似或不然此乃國家最蔽之務伏惟陛下加思重而慎之陛下文可經天地武可定禍亂我武載張則河壖亡命之寇既以指朝自滅我文載脩則淮瀕逋逃之醜可以不日自來道冠古今功格上下夏啓周發曾何云陛下旌孝弟未能化人旌之未得其實也舉直言而直言未得上達舉之不能其人也養高年則廢禮已久矣未有聞焉敦本業則失農者多鮮有功者平均徭稅而怨嗟曰生姦賊之吏未去也黜陟幽明而善惡同貫考課之法未精也陛下師宗儉之可

徵則浮靡何患不革前王之典謩必用則禮化何患不理化行則暴亂犯息然後禮又可浹五教自宣矣七臣者豈非孝經所謂天子有爭臣七人乎今朝廷列官致位有以諫爲名者左左前後拾遺補闕其數甚衆不止七人使陛下有未臻之嘆其過將有所歸矣以陛下養高年之禮著於上則鄉黨不廢尚齒之儀均徭役之法行於吏則蒸黎有安土之志安土則樂業樂業則務本務本則興農興農則家給家給則賦不減而人不貧矣吏道愈濫者吏之不精也臣竊見吏部課最者選其實以資歷爲優試材者失其本以書判爲上加以校驗滋章簡牘繁糅黷眊不潔吏緣爲姦事壅於上權移於下胥徒末品得擅夫上所以財賄公行不殊市道量職求直價若平準然古則爲官擇人今則爲財擇官反古害今其弊如是又有通經之目試文之科

不同歸於吏部選之至於此雖廉察日增固不及也若剗革前弊明詔固當疾行創立新規微臣以爲不可且烈祖之憲章未改前王之法度繁然德輶如毛在克已而已何必改作然後成功因人之欲順天之時則易從行古之道得禮之中則有據制策曰自頃陰陽舛候稷粢荐興仍歲旱蝗稼穡不稔上天作孽必有由然屢爲凶災其咎安在傳曰時之不乂厥罰恒陽又曰堯湯水旱數之常也二者相反其誰云從今人靡蓋藏國無廩積朕屢延卿士詢訪猷至乃減冗食之徒罷不急之務既聞嘉話亦已遵行而停察之餘所廢猶廣欲轉輸於江徼則遠不及期將搜粟於關中則優而無獲節軍食則工臣懷怨省吏員則多靡歸中心浩然罔知攸濟臣聞旱蝗稽諸洪範爲言不乂之罰也言之不乂今之不信也言之由方金也金失其性爲木所傷

木東方小陽古云陽勝所以爲早晚既亢極氣又囂蒸則介蟲爲孽螽蝗爲害且見北年旱魃爲害已甚矣則洪範之徵亦明矣無乃陛下詔令不信乎抑又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其握兵者不本乎仁義貪於殘戮人用愁苦怨氣積下以傷陰陽之和也則國家兵先於河北旱蝗爲之次及河南河南蝗旱亦隨後次及關中又蝗旱既仍歲亦比旱無乃陛下用兵者不詳其道也臣謹稽古典參於歷代禳除異術祈禱多門至若貶食省用一作務穰圭璧求邪於幻術覬福於釋流土龍矯首於通衢辟巫分袖而鼓舞此又從人之欲也至若兩漢舊儀三公當免卜式著議弘羊可烹此又一時之事也然但疑非救旱之本去災之道則有一郡一邑一宰一牧勤卹人隱精達神明或以身禳或以心禱蝗且去境旱不爲災牧宰之微尚或臻此况陛下尊

爲天子德爲聖人神動而天從氣使而時變志誠所感何往不通臣伏見陛下去年八月二日所下德音避正殿而不居損常膳而不御議獄緩死掩骼埋此肉詔文始書害氣將究詔書始下和氣自生故不旬朝之間亢渠殲殄兵革偃息甘雨荐降氣災自銷天之監人也明矣速矣然則陛下之德有以動天天且不違况於鬼神乎若堯湯之災陰陽之數此則先儒之言略矣小臣不敢傳疑唯洪範之徵信也謹而言之陛下從而監之可也臣聞堯之水湯之旱而國無損瘠者蓄積多而備先具也今國家或時不雨一歲不登堯湯比之懸矣人至困竭國爲空虛者備之不旱頃所以賦歛無極怨讀言日盈權須跪求朝令具豈不以兵食乎今蒲同勞師既還關輔生人絕息不急軍食不煩軍須則搜粟關中重擾未可轉輸江徼雖遠可欺關兵食以

廩儲雖節食猶憲費用者多則功臣何因而懷怨擇賢才以實
官雖省員猶惧曠職者衆則多士何優而縻歸臣聞方內之
理亂由君上之所執則下有所守臣竊國理似或不然無可久
之圖無常倫之制用無本末舉無條綱任運而行應急之化若
虛舟之觸用濟江河如亂絲之棼望成綸綍所以遇運則福至
遇厄則福生遇歲惡則勞遇歲豐則逸坐迎天命不關人謀致
聖心浩然罔知攸濟者乃彛論不叙之故制策曰子大夫蘊蓄
才一作材器通明古今副我虛求森然就列臣朕之寡昧極時之
艱災畢至直書無有所隱此乃陛下厚禮衆君子之意微臣何
足以當之若臣者生為唐人馬牛之齒甫以壯矣道不行身不
得遂陋矣賤矣與蝼蟻何異然詩天人之際皇王經緯之道三
墳六經九流百氏前王沿革之要歷代興亡所由既嘗經之於

心頗亦備之於學雖未之究可略而言至若時政之損益任賢
之得失刑辟之有輕有重生人之或利或病臣又耳或有所妄
聞身遠與寡莫爲之先且無因至陛下言之爾皇天后土宗廟
社稷實宜知臣之心每用憤發惴疑隱憂福臆徼於肝血藏於
骨髓思有以一出之久矣蒙陛下開天地之德降雷雨之施深
詔執事旁延郡國俾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舉臣也幸苟有
志人乃舉之此亦上天降祐皇唐使陛下錫臣此便得有路索
言之於上也若賢與良則臣豈敢惟諫與直或有可觀言不直
諫不極是微臣不忠之罪辜陛下虛听之德也至如忌諱挾誅
誹謗附律脯醢淫戮典護濫刑此乃昏主暴君亡國之具亦陛
下之所明知故臣不復有虞於聖朝耳是敢竭憲極愚指陳其
切是耶納而行之非也容而宥之所謂言之無罪聞之者足以

戒也謹對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八十六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效正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八十七

體用

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二道阮和

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

問皇帝若曰朕觀古之王者受命君人兢兢業業承天順地靡

不愚賢能以濟其理求讜直以聞其過故禹拜昌言而嘉猷罔

伏漢徵極諫而文學稍進匡時濟俗罔不率繇厥後相循有名

無實而又設以科條增求茂異捨斥已之至論

登科記作進辭

作角一
本作權

無用之虛文指切着明罕稱於代茲朕所以歎息鬱悼

思索其真是用發懸惻之誠咨體用之要庶乎言之可行行之

不卷上獲其益下輸其情君臣之間驩然相與子大夫得不勉

思朕言而茂

集作發非

明之我國家光宅四海年將二百十聖弘化

萬方

集作那

懷仁三王

問某事

濟其功之禮廢不講六代之樂罔不

舉漏

登科記作浸

澤于下外中於天周漢已還莫斯為盛自禍階漏

壤兵宿中原生人困竭耗其太平農戰非古衣食宰儲念茲疫

亡未遂

集作遂

富庾督耕殖

文類作桑之粹作食

之業而人無戀本之心峻

權酤之科而下有重歛之困舉何方而可以復其盛用何道而

可以濟其艱既往之失何者宜徵將來之虞何者當戒昔主父

懲患於是錯而用

登科記作請

推恩夷吾政霸於濟桓而行寓令精

求古人之意啓迪來哲

文粹作著

之懷眷茲洽聞固所詳究又藝契

之道垂衣不言委之於下則人用其私專之於上則下無其効

漢元優游於儒術

集作學

盛業竟衰光武責課於公卿峻改非美

二途取捨未獲所從余心浩然益所疑惑

登科記有令子

子大夫孰究

其旨屬之於篇

登科記作著之於篇

興自朕躬毋悼後害

對策

對臣方病近古之策不行而陛下言

集作幸

及之是天下人人之

福也微臣其敢忍意而不言乎且臣聞之古者以言賦

文粹作賦試非

納豈虛美哉盖用之也

文粹作盖用其言也

是以益贊禹而班師說復王

而作命斯皆用言之大略也泊漢文帝羞

羞文粹作德

不若堯舜

始以策求士乃

文粹作而

天下郡國有賢良之貢入焉塞詔者晁錯

而已至武帝時

集有後二字

董仲舒出然而卒不能選用

文粹作列

條對

施之

文粹作於

天下夫用其策不弃其人以利於時也得其人而弃

其策又何為乎若此則徒設試言之科而不得用言之實矣降

及魏晉朝成而暮敗

文粹作改

之不暇又惡足言其策哉我唐列聖

君臨策天下之士者多矣異時莫不光揚其名聲寵綏其爵祿

文粹作秩

然而曾不聞天下之人曰某曰天子降其問

文粹作策

得其士

問某事

行其策濟其功抑不知直言之詔屢下而直言之士不

出耶亦不知直言之士屢出而直言之策不用文粹耶令陛下

肇臨海內務切黎元求斥已之至文粹言責文粹着明之確論

斯集作實命說代言之盛意也微臣何足以奉承之然臣所以上

愚對皆以指病陳術而為典要不以舉凡休論而飾詞事苟便

人雖繁必獻言苟詣理雖鄙必書固不足以副陛下懇惻之誠

庶可以盡微臣之獻贊耳集作目伏願陛下以臣此策委之有

司苟或可觀施之天下使天下之人曰惜哉漢文雖以策求士

迨我明天子然後能以策濟人則臣始終之願畢矣如或言不

適用策不便時則臣有瞽瞍欺天之罪將寘於典刑陛下固不

得而宥之矣亦臣之所以甘心焉臣伏讀聖策乃見陛下念集

禮樂之寢微文粹恤黎人之重困責復盛濟艱之術酌推

恩寓令之宜期皆當今之急病也微臣敢不別白而書之昔我

高祖武皇帝撥去亂政文粹我太宗文皇帝建橐

干戈被之以仁風潤之以膏潤戢天下之役而天下之人安省

天下之刑而天下之人運通天下之志而天下之氣和惣天下

之衆理理故敬讓之節者和故歡愛之化文粹行事以革三王

之所因兼六代之所舉集作美稱至德者舉文皇以代堯舜是集

豈異事哉誠有物集作信以將之也明皇帝即位實號中興方

其任姚宋而召集作石賢能也雖禹湯文武之俗不能過文粹升

中十年間刑罰不試人用滋殂四海大和於是舉文粹升中告

倅之儀則封泰山而秩高華舉東巡西狩集作念之典則宅

集作去咸鎬而朝洛陽禮既畢行物亦隨耗天室之後征戍聿興

集作漸興氣盛而微理固然也曩時之乳哺而有之者一朝為兵

殲之兵興以來至今為兵兵興則戶減戶減則地荒地荒則賦

重賦重則人貧人貧則逋役逃徭之罪多而權莞權宜之法用
矣今陛下躬親本務首問群儒念禮樂之不興歎昇平之未復
斯誠天下之人將絕復完之日也微臣何幸而對揚之微臣以
爲將欲興禮樂必先集作富黎人將欲富黎人必先集作息兵
革息兵革之術臣請兩文粹言之夫古所謂銷兵革者非謂幅
裂其旗意銷鑠其鋒兩而已也蓋誠信著於上則忠孝行於下
敬讓立於內則長狄和於外夷狄和則遠鄙之兵息敬讓立則
爭奪之患文粹銷爭奪之患文粹銷則和順之心作和順之心
作禮樂之道興矣此先王脩政戢兵興禮樂富黎人之大略也
陛下必欲責臣以詳究術臣又請指事以明之大食力之不亢
雖神農設教天下不能無餒殍之人矣是以文粹古之不農
而食之者四而已矣吏有斷獄之明則食之軍有臨敵之勇則

食之功便人之巧則食之商有通物之智則食之是四者率皆

明者勇者巧者智者之事也百天下之人無一二者焉苟不能

於此者不農

文粹

則不得食不績則不得衣人之情衣食迫於

中則作業興於外是以游食者恒寡而務本者恒多豈強之哉

彼易圖而此而難及也今之事則不然吏理無考果之明幸伍

廢簡稽之實百貨極淫巧之工列肆盡兼并之賈加以依浮圖

者無去革絕俗之貞而有抗後逃刑之寵假戎服者無超乘挽

疆之勇而有橫擊詬吏喬是以十天下之人九為游食蠢朴愚

鈍集作

不能自遷者而後依於農此又

文粹

非他彼逸而易安

此勞而難處也是以惰游之戶轉增

集作

而耕桑之賦愈重曩

時之十室共輸

集作

而猶不給者今且數家

二字集作

一夫矣

雖有慈惠之長仁隱之吏尚不能存若慘

集作

斷繫博之則將

轉移於溝瀆

集作

矣今之課吏者誠所以害陛下之人耳以逋

歛無逋負為上帝以臣觀之足陛下之賦者誠所以害陛下之

人耳若此則農桑之用

集作

既如是惰游之衆又如此耕桑之

賦則恋本之心薄惰游之戶衆則富庶之道乖

集作

此必然之

理也今陛下誠能明考課之法減冗食之徒絕雕蟲

文粹

不急

之功罷商賈兼并之業潔浮圖之行峻簡稽之書薄農桑之征

興耕戰之術則惰游之戶尽歸而恋本之心固矣恋本之心固

則富庶之道

集作

興矣而貞觀開元之盛復矣若此則既往之

失由前將來之虞由後在陛下悠久戒之慎之而已

文粹

作安

悠誠之慎之而已乎集作陛下

至於主父偃乘七國并合之後

謀

集作

分裂而矯推恩管夷吾當諸侯爭奪

文粹

之時先

元粹

作由

詐力而行寓令皆一時之權術也豈可謂明白四達與日月齊

假

粹

明

集作若日

於聖朝哉臣雖賤庸尚不敢陳王道

元粹

言禹湯

於帝王之曰况權術乎此臣之所甚羞也故不及詳究言之臣

讀聖策又見陛下以為執契則群下用情躬親

粹

作文

則庶官

無黨

文粹

以漢元尚儒學而衰盛業謂光武課吏職而昧通方

以臣思之皆不然也夫委之於下而用其情蓋考績之科廢而

清濁之流濫也尚儒術而衰盛業蓋章句之學興而經緯之道

集作

喪也課吏職而昧通方蓋苛察文法行而會計之期速也

文

臣請條列而言之夫神農之斲來耜教闢耨所以墾良田而植

集作

嘉谷也然而不能遏稂莠之慈焉其所以遏

集作

錢鏹之而已唐堯開朝廷擇百揆亦所以殖

文粹

舜禹而鍾臯

陶也又

又集作

不能遏文粹作辨共工驩兜之逆焉其所以辨

之者放棄殛誅之而已神農不以稂莠滋而廢耒耜之用故能

存用器

文粹作盡足用

之方唐堯不以四罪進而奪舜禹之任故能終

任賢之道若此則陛下之所任顧何如耳豈可謂任之必不可

哉至於考之課

集作以

廢章句之學與經緯之道棄

集作喪

會計之

期速皆當今之極弊也幸陛下反

反文粹作問及

漢元光武之事臣請

遽數而

集作以

終之今國家之所與儒術者豈不有以通經文字

之科乎其所謂通經者又不至

三字集作過不

於覆射數字明義者材

集作終

至於辨析章條是以中第者歲盈數而通經之士蔑然以

是為通經通經固是乎哉至於工文自試者則不過於雕詞鏤

句之才搜摘絕離之學苟或出於此者則公卿可坐致郎署可

俯求崇樹風聲不由殿最連科者進連累據者位高擯嘿循者

為清流行法莅官者為俗吏以是為儒術儒術又若是乎哉其

所謂課吏職者豈不以朝廷有迂次進拔之用乎臣竊觀今之

備朝選而由文字者百無一二焉夫施衆網而加一禽尚不能

得况張一目以羅萬品而望其飛者走者大者小者尽出乎其

間其可得乎哉以此察群吏群吏又可察乎哉苟或不可察又

可任之而絕其私乎哉此所以陛下將執契而歡用情念垂衣

而俱不理盖臣所謂不察之道不明也陛下誠能使禮部以兩

科求仕凡自唐禮六典律令凡國之制度之書者用至於九經

歷代史能專其一者悉得謂之學士以環貫大義而與道合符

者上第口習文理者次之其詩賦判論以文自試者皆得與之

文士以經緯今古理中是非者為上第藻緒雅麗者次之凡自

布衣達于末肆於

集作在

朝省者悉得以兩科求士

文粹作仕

禮部第

其高下歸之吏部而寃秩之若此則儒術之道興而經緯之文

盛矣吏部罷書判萬

集作身

言之選設三我以人任人一日校能

之式每歲以朝右崇重者一人與禮部郎校天下群吏之理量
在第一至第三者校定日據其功狀而登進之牧宰字人之官
籍之為理者則上賞行焉若此則迂次之道明而遲速之定分
矣二日任賢之式每歲內自僕射至於群有司之正長外至於
庶間節制者各舉稱集作朝選者一日外自牧宰內至於百執
事之立於朝者各舉吏部縣吏部集者一人因其所舉而授
任之辨其考緒而賞罰之不舉賢為不察舉不賢為不精不精
與不察之罪同若此則保任之法行而賢不肖之位殊矣三曰
叙常之式其有一業不通於學才不屬集作於文政不登於最
行不知於人則限以停年課資之格而後任之若此則數集作
用之典恒而尺寸之材無所弃矣兩科立則群材遂三式則庶
官當陛下乃執左契以御之愬文粹極以正之委廢官如心目

之運支体是集作支体運而無効於心目乎察群材如明鏡之

形美惡豈元粹美惡形而逃隱於明鑒集作乎然後陛下闢四

門使可言之路通明四目以天下之目視達四聰以天下之耳

听不私其言以為好惡集作端拱巖廊高居宸極文粹

視深以冕旒自弊而秋毫必察以難續之術又惡足繁為陛下

言之哉且臣聞之聖人在上人不天礼若臣者生未及壯戴陛

下為君仁壽惟康未始有極何忽自苦嚙肝膽而言天下之事

乎誠以國家兵典以來天下之人集作恒悲愁五十年矣自

陛下集作即位之後戴白之老莫不泣血而話開元之政臣恐

此輩不及見陛下功臣理定化而先莫恨於窮泉此臣之所以

汲汲於私心者也陛下能不憐察其意乎謹對

英華及唐文類文粹皆止云說三式以任人惟積集
作四武其二日記功之式每歲群吏之理最在第四

者籍而書之滿吏部會集而授署之若此者
殿最之道存而清濁之流異矣三日任賢云云

同前

常處厚

對臣聞曰之以道莅天下皆酌人言用凝庶績伏惟陛下統承
丕基光膺駿命志氣中蘊清明下臨恤黎庶而惠慈方洽梟叛
戾而滅武已熾猶能憲危於未兆思理於已安聿追孝思績述
前列愍官吏之無用求斥已之至言微臣才不足以操事体式
不足以經遠祗奉聖問伏用兢惶謹昧死上愚對制策曰朕觀
古之王者受命君人兢兢業業承天順地靡不思賢能以濟其
理求讜直以間其過故禹拜昌言而嘉猶罔伏漢徵極諫而文
學稍進匡時濟俗罔不率繇厥後相循有名無實而又設以科
條增求茂異捨斥已之至言摧無用之虛文指切著明罕稱於
代茲朕所以歎息鬱悼思索其貞是用發懇之誠諮休用之要

度乎言之可行行之不倦上獲其益下輸其情君臣之間驩然
相與子大夫得不勉思朕言而茂明之臣聞復濟慎慎雖危必
樂理佚安肆雖理必憂帝堯之為道也夫矣書稱其本曰先恭
克讓文王之為德也弘矣詩美其功曰小心翼翼圖天下之安者
必稱一作尋之於勞憲天下之大者必慎之於微任賢誠因疑思

憲誠深百姓雖未富庶四夷雖米賈化

天下明知其亂也今陛下鑒前代已姓之失求當今未然之理
使虛文不設於下至言必聞於上端視凝听所委唯賢則上獲
其益矣惠爵施祿所理唯真則下輸其情矣顧言而動思利乎
安則何慮乎言之不相疑顧行而動思乎安則何慮乎行之有
倦誠能兢兢於一日至三日業業於無小無大苟能此道雖微
必昌雖窳必強鳳凰麒麟不足來甘露醴泉不足調 四時

不足序天之高明也斯不愛其道地之博厚也斯不愛其宝彼
之大者猶若是况其細者而難乎制策曰我國家光宅四海年
將二百十聖弘化萬邦懷仁三王之礼靡不講六代之樂罔不
舉漏一作澤於下外中于天周漢已還莫斯為盛自禍皆漏壞
兵宿中原生人困竭耗其太半農戰非古衣食宰儲念茲疲吐
遂乖富庶督耕植之業而人無恋本之心峻權酷之科而下重
歛之困舉何方而可以復其盛用何道而可以濟其艱者伏以
陛下蘊充明德繼荷大業居十聖之全區宇守百代之成礼樂
揚高祖之耿光播太宗之休烈思黜武而弭戢念疲吐之富庶
理自順此生危自反此作兵者國之威也威不立則暴不禁君
得其術而已舉其要而已凡善用兵者用兵之精次用兵者用
兵之形用精者國逸而功倍用形者人勞而威立令行行禁止

俗富刑清仁足以懷義足以服端居廟堂之上威加四海之外
而叛者嘗欲係其頸而制其心伏其

而信其皆此兵之精

也金鼓擊刺追奔逐北攻城掠地斬馘獻俘憂思嚴之上謀制

千里之外而叛者有以畏其威而懲其罰化其心而戢其暴此

兵之形也陶然而化其効不形也

疑

有以無

疑

兵之形

不可

張也騷然而動其政勤久人不可終擾兵之精所宜審勝也今

陛下既梟叛寇復征違命屈已之至

疑

已浹于兆庶恤人之誠

已敷于四海乘衆之怒用兵之形則近無轉輸搔擾之勤遠無

經費供求之役誠

固守必天畏其力小懷其德矣豈兵宿中

原之為虞生人耗竭之為慮臣又聞中國之本富人為先富人

之方功農為大三代以耕籍率天下漢朝以孝弟配力由皆勸

之之道夫農寒耕熱耘沾体塗足晝夜之筋力勤焉父兄之手

足悖焉而官輸籍督坐非已有吏時郡邑長吏偷容朝文養声
均祿非恤人隱此所以耕植之業不勸恋本之心不固有遁於
軍祿而邀功賞者有冒于老釋而瀆清濁者有逸於負販而制
貧人者有隱於推剝而干教令者農耕之難也如彼日百其勸
常有不務者矣將隨之送也如此百日其禁常有不息者矣由
上之為政知人苦之者勸之必深知人樂之者禁之必至昔賈
琮以最于十二州頒之以璽書黃霸以甲于二千石寇以戾印
伏惟陛下注意於守宰宰人之官以田懇闢為最地荒榛人離
散為歿即耕植可勸困竭可蘇兵未弭則人不蕃人不蕃則農
不勸則國用虛此權酷所以興也然鹽麴之稅山澤之利法用
得其要不在峻其科理不得其利不猶疑明其法法明得其疑
上無峻刻之舉下無重斂之困矣陛下制策曰既往之失何者

宜懲將來之虞何者當戒者臣聞王者之興皆鑒乎前代聖君
賢佐之所以興昏主庸君之所以喪景行其興也用得以常理
戒慎其喪也用得以常存詩人美殷鑒于有夏賈山諫漢而惜
輸亡秦備于圖著于編冊非臣繁詞所可典盡自陛下統極舉
滯淹已逋責恤刑獄振之絕德澤之所臨載之不暇微臣未見
其夫也明將來之戒其在法令刑賞乎四海之廣億兆之衆非
家令戶告之能也發號出令而已矣伏惟陛下事求陛下大振
洪猶人之獻替政之損益繫乎其書灼乎人得疑始則鼓舞蹈
詠不足以充其善或則渴日望歲不足以踰其勞教之本莫大
乎復言政之先莫大乎重今誠出言覆之行君上流施乎天必
忠膺乎此二句疑交相感而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非此則有日有德
音而人不悅日有威罰而人不畏苟不悅矣無與歡苟不畏矣

無與同沮此流舍之可裁也成一時之功者寃乎其功者也思
百代之利者榮乎其名者也其榮不足以勸者則刑罰存焉其
效不得而寃者褒貶存焉是小人之所趨君子之所務今陛下
刑賞禁已褒貶又存文忠君子輸力舉如鴻毛拾如地芥何理
而不成何求而不校疑陛下之不為非不能也伏以致誅逆黨
罪止渠魁原情寃惡不及其母此帝王之刑也戎臣饋軍政命
折冠握恩不厚爵位必加此王霸之賞也然善有彰賤賞也惡
有豐雖貴罰也賞一人不足以聳天下之善者其賞不足刑一
人不足以禁天下之暴者具刑不足用今宜賞不違疑作微細

刑賞之

唯功之所加罰不為暴亂惟罪之所出此

可戒制策曰昔主文懲患於晁錯而推恩夷吾政霸於齊桓而
行寓令情求古人之意啓迪來者之懷眷茲洽聞固所詳寃臣
聞漢興鑒亡秦孤立之刑蹤周官

之因宜茅列土非

復言

疑

姓其後吾楚強大本根不拔晁錯之策未終亡國之兵

已發主父念之敗露期本朝之強大分封子弟使得推恩諸之
國星解於上漢廷之威風行於下此所以為謀也齊桓當周季
陵夷之運恩大彰翊霸之功志圖兼弱力存攻昧思逞其是務
習之野大國防其謀習之朝小國謹其備其志不可以速得其
功不可以立侯用為隱政而行寓令此其所以霸也制策曰執
契之道垂衣不言委之於下則人用其私專之於上則下無其
效漢元優游於儒學盛業境衰光武責課於公卿峻政非美二
途取捨未獲所從吾心浩然蓋所疑惑子大夫孰究其旨屬之
於篇與自朕躬無倬後害者臣者契者君之所司也綜其會歸
則務隨而振之職者臣之所司也踐其軌跡則百後通其大

委之於下者委之職也非委其權 專其操持也非專其事
賞罰好惡之出 生殺恩威之柄此非權與操持乎委之於下
則上道不行矣提衡舉尺守器執量此非事於執業乎專之於
上則下功不成矣委其操持安所用其私乎下專其執業孰憲
無効乎君取其大柄臣職其所守然大柄不得充於上臣得佐
而成之所守不可屬於下君得舉明之故乾之經曰首出庶物
坤之文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而
泰形焉陰陽離而否形焉君臣之道蓋衆乎此漢元優將於儒
學而權歸王氏失其所專也光武責吏事於三公而勞神簿書
集其所委也一則肅而蕩一則察而恆疑作恆既非忠道不可以
範臣所謂陰陽乾坤之說各存其道而交有所感然成其悠久
配乎持載如此而已才者宗物以研務職解惑而不休者無疑
往以經遠用者臨事而造至 而明之可以輔陶鈞可以贊化
育微臣固陋從師之說循名而實不克承問而學不稱進退殞
越俱煩刑書謹對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八十七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八十八

第十二

體用

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二道

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

策目見四百八十七卷每元積同元和元年四月二十八日

獨孤郁

對臣聞天發生以雷雨聖人發生以號今天道地道並行於上
群僚廢物咸遂於下伏惟陛下與天為人與雷作解臣則蠢動
之一物也氣下乃出安之其由能比金石草木物之無心者也
和之或大鳴小鳴始前疑相生清濁雜作變而成文者以聖人
擊考之不得藏其聲也若臣者徒朴直愚陛下考之而無聲是
不如金石草木無心矣敢不極聞以對伏以陛下發德音訪巖
穀招賢士求直言詢可行之謀垂不倦之德疑欲使上獲其益

下輸其情使君臣之間驩然相與此禹所以稱大漢所以稱盛
者用此道也臣何足以仰承之臣以為有國不患無賢不能用
賢不患無直言患不能容直言今夫朝廷之大百官之衆非無
賢也然陛下詐續凝旒或未之察羣臣各默然來朝而退雖有
賢哲孰能辨之觀易卦乾上坤下泰乾為君坤為臣君意下降
臣誠上達則是天地交泰之時也君意不下降臣誠不上達則
是天地不交否之時也若太宗文皇帝每一視朝未嘗不從容
問羣臣政之得失上有一毫之善無不獎止有一毫之失下無
不諫或有引入禁內或周旋禁中疾則幸其弟沒則臨其喪君
臣之道可謂至矣是以無遺才無闕政巍巍蕩蕩與天無窮者
上下交泰也秦帝胡亥信用左右左右欲柄乃教胡亥曰陛下
富有春秋初即位柰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即有誤示羣臣也於

是胡亥常居禁中羣臣希見者不聞其過下所以亂者上下不

交也伏惟陛下法其地中法太宗

坐朝宣旨使羣臣各有

所陳陛下賜之溫顏語盡其啓沃言誨

疑作

侍從之臣得使奉其

職左右有所書以遺末代諫諍之官與聞其政而獻替之使此

輩無有所補者黜之可也使其銷大体陛下與之論道講政豈

不可

一作

禪於萬一也孰敢不輸其情乎苟居位者不與之言

獻直言者不與之用又何必搜羅巖穴遠訪不用之人乎勤求

不信之言乎又何來也來者又何言也此体用之要求賢濟理

之術盡於是矣惟陛下行之若生人之困衣食而無恋本之心

但兵宿中原如此實曰方面大臣之罪也夫方面大臣宜直播

天子之休風保撫其人如赤子而乃傾其脂血剥其生財聚其

技惣淫巧以蕩上心天子誠以為物力有餘而不知情也執事

者又當聞以生人艱若為言而得罪者豈其盡直而不用乎夫王者居於九天之上非臣下痛激肝血指明而言亦何由而達也若臣者草木孤賤宜周旋其所以能而言之也今天下困於商稅不均可謂甚矣百姓之忘本昔嘗有人有良田千畝柔桑千本居室百堵牛羊千蹄奴婢千指其稅不下七萬錢矣然而不下三四年桑田為虛居室崩壞羊牛奴婢十不餘矣而公家之稅曾不稍觸青鞭笞死亡而後已於是州伯邑長方以人安賦集攘臂於其間趨辦朝廷用昇考績取彼逋責均其所存展轉奔走又昇戶口是以賦益重一而人益貧一均之甚一也是故欲人之財賦居一而無日感之患三視其通之虛此句疑使鄉戶一作坐乎一作田迭於隱覈其上下不使貧官賦吏紛動其間則有無重輕可得而君也夫固有四人今轉為七計口

而十分之其所以盡悴出賦而衣食其九者農夫蠶婦而已絳衣淺帶以代農者人十之一縵胡之纓短後之服仰衣食縣官者人十之二髡頭攘衣不蠶不畊坐而拱養者人十之二髡頭游首倚市以庇妻孥以給衣食者人十之一其餘為農桑之事焉農夫糠覈不足而下人者畜馬厰梁粟蠶婦不散方而下人者咸襲羅紈是以性近儒則入仕近武則從軍善計則貿遷避事則髡削技巧則為工師拙姦則為駟僮非憊愚等專一無他賜者孰肯屈竭效力無穡之苦乎且以田廢而衣食罕者戶口所在減而皆本之利多不均之甚二也陛下誠能寬農人之征而優樂之杜衆邪之門而困辱之則農桑益而衣食有餘也自兵革以來人多流散版籍廢絕戶口蕩折加以憂懼越于異鄉末以僥倖利其苟且寬之則偷於朝夕一作之則縻而諂於時

又毫言為

疑

屋室聚為瓦礫田為俱為榛蕪賦稅不均居者日

困又為此也伏願陛下勅百姓所在編為土著不即歸之舊鄉

繕黃籍生則書之則去之然男女之所生戶口之多少可得而

知也無田者給與公田假種食因其井泉制為民居為藝桑麻

疑

種蒲蔬育狗彘三年不輸官自初即于三年人猶有他者所立

得以重罪之然後人安其生樂其業而無奔亡之患矣安土

則敦本敦本則人庶矣稅均則歛輕歛輕則人富矣此此阜俗

不盛何為以此濟人何難有之若夫鹽權者經國之所資財用

之大宝也然而當今之務莫若脩其業除其弊亦可以無重歛

之困也夫鹽權之重弊失於商徒操利權州縣不奉法賈大重

而太煩布帛精麤不中數矣夫以商徒操利權則其利用時而

廢州郡不敢誰何是勸農人以之末也州郡不奉法則各私其

人而盜煮者行矣賈太重則貧者不堪矣吏太煩則靡費之者

衆矣布帛精麤不中數則女工徒捐風俗偷薄而上因矣即如

此宜罷鹽鐵官以省費停郡府之政今以一其門禁人為商以

反耕損

一作損

其重賈以利其人以逸其售而布帛必精以齊其

俗以厚其利如此亦可大裨於國大賴於人矣酒醕之人罷之

可也夫既往之失不能久於其道將來之虞中道盡也自古帝

王來有不勤儉於其初天下歸焉滿假於其終天下離焉陛下

以勤戒為恒滿假為戒勤而不已損之又損損終如初守而勿

失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其何息乎可

懈乎晁錯所急繩七國欲尊天子恐削弱遲而禍大矣主父所

以推子弟者因其欲而分裂諸侯之易矣今天下一家盡為郡

縣無諸侯強大之患無宗室葭莩之親而以推恩為言臣恐未

可以今天下也齊桓之時列國相管夷吾欲輔霸業恐諸侯先謀而為之備是以脩其寓令而兵食足焉使戰者必耕耕者必戰無事則散之隴畝有事則授之兵甲此古人意可行之驗也夫舜之所以為聖人者以其選賢任能也五教契也五谷弃也五刑皋陶也八音夔也虞伯益也水土禹也喉舌龍也共工垂也舜無事焉是以執左契垂衣裳而天下理豈以必窮必親侵于百職然後以為聖乎必也信而頭之作而行之任之而績用不立則有竄三苗寸三危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於崇山殛鮮于羽山刑罰有可必加矣孰敢用其私乎儒家流者示人以中而為人節訪其所至而導其不至使夫君臣父子各得其正此其所長也然而迂者為之則執以菲今凝滯而不变夫責課者所以仰百官也然而光武用之而非美起者責人之効重也

伏惟陛下取漢光武之求實勿務速成用漢元帝之崇儒知其

凝滯任人而示之所謂端拱而不失其勇疑取拾之間於此之

強矣陛下能用臣言當用也謂臣不能言其事不當來也既來

矣陛下問伏宜直其辭既問矣微臣尽忠宜採其策尽忠者不

易一作持也直者難欵一作為也忠未見尽直必有恇恇構而

直不誨不信而忠不追者盖有之矣由未見其為人也非天之

與其剛地之與其直方內不疑其身外不疑於人憂君而不顧

其已濟物而不求其利者孰肯悃悃欵欵出於骨髓發於肝膈

如此其切於天下乎夫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天下安微臣得

其保其生天下不安微臣不保其死是以懷其効以天下為憂

不懷其身以天下為念知所以為貴其君者所以懷其身所以

懷其身者宜及一作天下如此况陛下宗廟之重其可忽乎属

之于篇勉 於上是在陛下酌之而已矣謹對

同前

白居易

對臣聞文帝時賈誼上疏云可為痛哭一可為流涕者二
可為長大息者三是時漢興四十載萬方大理四海大和而賈
誼非不見之所以過言者以為詞不切志不激則不能迴君听
感君心而發憤於至理也是以雖盛時也賈誼過言而無愧雖
過言也文帝容之而不非故臣之失忠君不失聖書之史策以
為美談然臣觀自茲以文粹以來天下之理未曾有髣髴於文
帝時者激切之言又未有髣髴於賈誼疏者豈非君之明聖不
忤於文帝臣之忠謹不追集作於賈誼乎不然何喪集作亂之
時愈多而工集作直之言愈少也今陛下思禹之昌言而拜之
念漢之極諫而徵之病集作虛文之無用者獎至言之斥已者

詢臣以可行之策示集作

論

臣以不倦之意懇惻鬱悼發於至誠

此真聖王思至理求過言之明旨也斯則陛下之道已弘於前

代文粹有

臣之才誠集作

劣

文粹作

於古人輒於過言言以裨

陛下明德萬分之一也裨之者非敢謂言之必可行也休用之

必可明也且欲使我後代知陛下踐祚之後有朴直敢言之臣

出焉無俾文帝賈誼專美於漢代然後退而俯伏以待罪戾焉

臣誠所甘心也謹以過言昧死上對伏蒙陛下賜臣之策有思

與礼樂之道念救疲疢之方別

集作

懲往戒來之宜審推恩寓

令之要至矣哉陛下之念及於此此實萬葉之福也豈惟一代

之人受其賜而已哉臣聞疲

英華作

病之作有因緣矣

集作

救

療之方有次第矣

集作

臣請為陛下究因緣陳次第而言之臣

聞太宗以神武之姿撥天下之乱玄宗以聖文之德政天下之

肥當二宗之時利無不與弊無不革遠無不服追無不和貞觀之功既成而大樂作焉雖六代之盡美無不舉也開元之理既定而盛禮興焉雖三王之具備無不講也礼行故上下輯睦樂達故内外和平所以兵偃而萬邦懷仁刑清而兆民自化動植之類咸熙嫗而自遂焉雖成文景之理無以出於此矣洎天寶以降政教浸微寇既存與兵亦繼起兵以遏寇寇生於兵兵寇相仍迨五十載賦征由是而重人力由是而罷下無安心雖曰督農桑之課而生業不固上無定費雖曰峻筦之法而歲計不充日削月朘以至於耗竭其半矣此臣所謂之因緣者也豈不然乎由是觀之蓋人疲由乎稅重稅重由乎軍興軍興由乎寇生寇生由乎政缺然則未脩政教而望寇戎之銷未銷寇戎而望兵革之息雖大宗不能也未息兵革而求征徭之省未省征

徭而望

集作求

黎庶之安雖玄宗不能也何則事有所必然雖常

人足以致勢有所不可

集作求

雖聖哲不能為伏惟陛下將欲安黎元

集作求

先念省征徭將欲省征徭先念息兵革將欲息兵革先念

稍寇戎將欲稍寇戎先念脩政教何者若政教脩則下無詐偽

暴悖之心而寇戎所由銷矣寇戎銷則境無與發攻守之役而

兵革所由息矣征徭省則人無流亡轉徙之憂而黎庶所由安

矣臣竊觀今天下之寇雖已盡銷伏願陛下不以易銷而息息

今天下之兵雖未盡散伏願陛下不以易銷而寇息息難散而

自疑無自怠之心則政教日肅無自疑之意則誠信日月政教

革則暴亂革心誠信明則橫驚歸命革心則天下將萌之寇不

遏而自銷歸則天下已聚之兵不散而自息然後歛可以

集作自

減疲吐可以

集作目

安富庶可目滋困竭日補日安則和悅之氣

積日富則廉讓之風形因廉讓而示之以礼則礼易行美乘其和悅而鼓之樂則樂易達矣舉斯方而可以復其盛用斯道而可以濟其難懲既往之失莫先於誠不明而政不脩戒將來之虞莫大於寇不銷而兵不革此臣所謂救僚之次弟者也豈不然乎若元粹作至於齊行寓令之法以霸諸侯漢用推恩之謀以懲

七國施之今日臣恐非宜何者且今万方一統四海一家無鄰國可傾非夷吾用權之時集作秋也雖欲寓令令將何所寓也耶

今際國建郡置守罷侯無爵土可疏井主父矯弊之日也雖欲

推恩恩將何所推耶但陛下集作嗣斯集作貞觀之功弘開元之理必

能集作將光二宗而福萬葉矣何區區齊漢之法而足為陛下所

暮哉精究之端倪實在於此矣又蒙陛下賜臣之問有執契垂衣之道委下專上之宜敦儒學而業棄責課實而政失者此皆

政化之所急今古之所文粹作其其疑陛下幸念之臣有以先天

下之理與矣夫執契之道垂矣不言者蓋言已成之化非謀始

之謂也委之於下者言王者之理允其司分其務而已非謂政

無小大悉委之於下也專之於上者言王者之道秉其樞執其

要而已非謂事無巨細悉專之於上也漢元優游於儒學而盛

業竟棄者非儒學之過也學之不得其道也光武責課於公卿

而峻政非美者非考課之累也責之不得其要也臣請為陛下

別白而明之夫垂衣不言者豈不謂無為之道乎臣間無為而

理者其舜也歟舜之理道臣粗知之矣始則懋於脩己勞於求

賢明察其刑明慎其賞外序百揆內勤万幾吳食宵衣念其息

之道夫如是豈非大有為者乎終則安於恭已逸於得賢明刑

至於文粹作明至于無刑明賞至於文粹作賞明至于無賞百職不戒而舉

萬事不勞而成端拱凝旒立於無過之地夫如是豈非真無為者乎故臣以謂無為者非無所為也必先為而後故無為也集

必先有為而後至於無為也

老子曰無為而無不為蓋謂是矣夫委下而

用私專上而效者此又非所宜委而委之也非所宜事而事之

也臣請以君臣之道明之臣聞上下異位

文粹作宜

君臣殊道蓋大

者簡者君道也小者繁者臣道臣道者百職小而衆萬事細而

繁誠非人君一聰所能備察一明所能周鑒

集作覽

也故人君之

道但擇其人而任之舉其要而執之而已矣昔九臣各掌其事

而唐堯乘其功以帝天下之亂各効其能而周武惣其理以王

天下三傑各宣其力而漢高兼其用以取天下三君子者不能

為一焉但執要任人而已亦猶心之於四肢九竅百體也不能

為一焉然而寢食居起言語視听皆以心為主也故臣以為君

得君之道雖專之於上而下自有以展其効矣由此而言光武

督績而政未甚美者非他昧君臣之道於大小繁簡之際也帝

優游而業以浸衰者非他昧無為之道於終勞逸之間也二途

俱失較然可知陛下但舉中而行則無所惑也

集作笑

臣伏以聖

策首章曰上獲其益下諭其誠其末章則又曰與自朕躬無悼

後害此誠陛下思酌下言樂聞上失勤懇憲臣輩有所隱情者

也臣敢不再竭狂直以副天心之万一焉臣聞古先聖王之理

也制欲於未萌除害於未兆故

靜無敗事動有成功自非聖王則異

文粹作昧

於是莫不欲逞其

集作

於始悔終於終政失於前功補於後利害之効可略而言且如

軍暴而後戢之兵亂而後遏之善則善矣不若防其微杜其漸使不至於暴亂也官邪而後責之吏姦而後誅之懲則懲矣不若審其財得其人使不至於姦邪也人餒而後食之凍而後衣之則惠而矣不若輕其徭薄其稅使不至於凍餒也舉一知十不其然乎今陛下初嗣祖宗新臨蒸庶承多虞之運當鼎盛之年此誠制敵於未萌除害於未兆之時也伏惟陛下敬惜其時重慎於事既往者且追救於弊後將來者宜早防於事先夫然保邦恒在於未危恭已常居於無逸集作過三五之道夫豈遠哉臣生也幸得為唐人當陛下臨御之時陛下昇平之始斯則臣朝聞而夕死足矣矣而况荒才誠之貢承休之間者乎今所以極干憲昧万死當盛時獻過言者此臣微臣喜朝聞甘夕死之志也不然何輕肆任賢不避斧鑕若此之容易焉伏惟少垂意而覽之則臣生死幸甚生死幸甚謹對

文苑英華卷第八十八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八十九

第三十

體用

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一道

直言

賢良方正直言諫諍策一道

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

策目見四百八十七卷與元稹同元和元年四月二十八日

羅讓

對臣聞千業万化聖帝哲王声烈遐戴者無他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而已以謀大化而矣伏惟皇帝陛下垂鴻六極始初清明丕揚累休煥發于詔啓天字而逆古薰至和以極今咸懷浸沉罔不濡澤誠至正也誠大化也猶復乃遠乃近乃左乃右旁求下問其薦奔走履衆美而不顯儲神明其如遺銓邦政之肥瘠鏡人事之善敗優游紳緇以循一作始終外其牽制常其忌諱恢平

輟輜百王之獨致也臣愚智能淺薄不明大体時用之宜臣愚
術業暗昧不充才識蕪茂之稱徒冒万一觸罪以聞臣伏讀聖
策首陳禹拜漢徵之旨求索直之要臣聞上古之君薰聞上

謹諫以諭缺敗用心之高中心則導獎真人言之失中則寬容

無虐使人上得之情下得通流也一作使夫上下
其情得通流也後代帝王雖有作

者道或外是已非之或臧寡々無問言之或違提防斯至雖科

條增設適足張其乱目矣叩擊切害適足寇其直声矣聞之夫

得君之効攷今階下躬神聖之資痛源流之塞較量至當加迪

今來黜退姦邪咨謀休要誠積雄者之所共遠亦狹隘者之所

共雖凡曰胃臆是皆聳實詳近一作詰直之幸也伏見聖策咨問

兵戰商農之道臣謀指是而言之臣聞兵者以議今以氣勝以

制度為神耳得其數則威令格物少能成功先其數則點一作點

武無別一作慶益為弊寢一作寢用不殺粟藁結有常稅人不愛也

絲帛布帛有常賦人不艱也雖難以凶荒接以喪以閭以興廢

子弟父兄猶復勉勵率徒不更其業何者制度專一也以臣觀

之則今之賦稅仍舊舊籍歛不加重而賦畝流離窮困無生焉

執事有殊陛下之意乎必有急今暴賦發取無厭徃山役海詭

求無狀奇貢稱獻希冀無忘疑託公寄私宗聚無極於是一土

一水一草一木主要殫利俯擁仰筭稅之官焉專守之刀兵焉

商不得迴睨農不得舉手既事其利又却其人此而不困孰以

為困摧酷之道如是乎顧其上猶仇讎安能思恋骨肉乎人

視其居安能戰安肯繫着桑井乎人慳其取猶冠盜安望輕重

元本乎所以遁走多危死亡不顧財日窮而事日削地亦無疑作

而人益煩猶前事也伏惟陛下審念之其有不經不度之人不

常不政之調必禁其所萌必罰其所自則姦官監守慎不敢生
事生事之理阜繁矣陛下又以礼節其情以樂樂其志又何患
乎不復其盛不濟其難臣伏見聖策顧問既往將來之事臣
請以江淮凶旱之事明之臣聞凡有災傷水旱之處有歷代所
說多聞詭隨之詞媚時主必曰帝堯乎有懷山襄陵之運也成
易乎有流金鑠石之運也是皆曲斷非愚則誣臣嘗私恠之何
不曰大舜乎無雷風霜電之運也神禹乎無飛流棼宇之運也
不直其詞因循若是天運之時集變易水旱歲時未為災也理
或失中感動陰陽頃刻為災也故精舒謹乎則七年不足懼其
咎簡誣輕忽則一日二日亦未成其災修政著誠端心復德既
往之事陛下宜以此為懲矣然臣之所慮江淮又急者御災之
術將來之戒復憂於斯願悉數於陛下矣
今國家内王畿

外諸夏水陸綿地田畝而遠而輸明大貴貴根本實在於江淮
矣何者隴右黔中山南已還境瘠瘠畜篳殖所入力不多也嶺
南閩蠻之中風俗越異珍好絀至無大贍也河南河北河東已
降甲兵長積請農厚自任又不及也在最急者江淮之表稟天
下耳陛下不得不念之乎屬頃者連郡五十蒙被災旱長老聞
見未之曾有涯脉川澤空為埃鹿草木奔為煙火斗粟之價重
於兼金餓殍之家十有七八聞乞僕於男女者何暇保其家室
乎聞立死於道路者何暇思其糠粃乎數數薰徒展轉無所灰
吟狼顧至今未寧且今日狼顧明日狼顧力火大勢出禍歆何
圖此臣之為陛下惜也長吏者入聞或非良善厚其毒忍廢疑
廢而簡問威剝而自虞則陛下雖者賑發不輕得及雖有觸放
不輕得復雖有詔諭不輕得聞此臣所為陛下疑歆安存緝理

斯終何由以臣計之視長吏之悖理者選其重臣代之不得待
其待蛇為虺也察郡縣之受災者擇其實以勞之不得其完而
無告也如此則朝令夕稅江淮保全則西嚮賦稅輸肩駕轂
擊關中坐罔而根本不搖猶無凶旱矣臣故曰將來之由在一作
此而已矣臣伏見聖策次問推恩當今之計夫淡錯晁陳諸侯
削地之制謀之志者主父偃獻子弟推恩之計今之術者削地
之制行則轉弛為急七國之雖結推恩之令下則強幹弱枝一
王之理定猶見之熟與不熟法之漸與不漸在於漸也則寒暑
得其掬成以暴則天地不能速心求之惜意庶取於今又齊桓
之霸同管仲之寓令書戰足以目相識夜戰足以耳相聞將取
威於鄰敵俾速寶於天下且五霸之事仲尼之門五人童子猶
羞言之若此者則小國權臣之細術惡德春秋傳曰官制刑于

寓內今國家自興以來僅數十年生物以之暴殄人情以之整
違殆握兵者建置其道欤何者天下之甲兵其數不廣屯置散
地且或至半而兵柄之臣幸好生事不思戰伏貴等威名則有
宗廣卒徒之員泉數虺闕之君疑厚歛殘下媮取一切要居養
敵張臯自衛望容攻守之至後有懷軟弱以內顧務儲蓄以託
私依倚行伍之數訖資廩之具外實內虛守以籍之固者及殷
而成作之熊疑而戰之其中固未必有也朝廷又影響誅罰索
其効死其可乎得此兵之所以煩而益病也而人之所以困而
不解也大抵不賢者得掌其兵百則思兵千尋掌其兵千思又
思兵六萬

又思兵數萬以因其力以膳其欲長疑一日之瘠代一作謀万里
之策勲徒仰費於縣官高疑病於悠久誠可醫矣陛下盍亦

慮之乎伏望躬親視其將師之苟非任尽易之不令其疑疑切由
而後圖也嚴備其要地之苟不切尽罷之不令其屯廣虛而出
入也其所閱揀實不用其所樹置立精不在多使名方者必
用咨發之功名劔者必有刺之妙名騎者必有超乘之健名步
者必有卒奮之奇自外徂中歸乎一体自然無冗軍無惰人以
守則固以戰則勝軍無大半之耗人懷及業之志戒兵之術也
富庶之教於是乎生亦何遠取於古法也然而因恋本之心蠲
重賦之因又立於賦稅之道矣臣請得而且之臣聞古者因地
而料今則稅人而捨地古者人土而作貢今則溢貢而棄土古
者均田而抑富今則與富而奮貧是以人口翦耗而不息田畝
汙萊而甚曠者非人欲苟且之志樂懈惰之方迫不可忍勢有
田耳王者在上量入以出量入以出祿食賜要廩歲養經費必

厚下以為用助而不稅原土而不征亦非其事也用之失德
在所納邪惟君無邪則不納夫偏听獨任牽於左右所自邪也
小言人祿制度失中所自邪也驕淫奢縱舉動嗜欲所自邪也
文玉珠淫佚充斥所自邪也教令窒視壅遏不宜所自邪也
培克聚歛億度於上所自邪也依阿來同徑而不道所自邪也
煩察繳縛弊歸於下所自邪也坐齊仁壽陛下又何疑乎不得浩
然其心此微臣之志也伏惟審察之伏惟審念之臣伏以聖策
臣終而究旨屬篇之煖者臣固無以道師之說僅能句墜耳俯
仰眷問偃薄無所震其心熟知不兌寧不自勝攀懇之至一作震其

心勝如不克寧

謹對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

元和三年二月二十三日

問皇帝若曰蓋聞古

登科記

之令王体上聖之姿御太寧之時

猶棋理之未至也求賢以致用猶棋動之不中也咨諫以聞道

登科記

矧未寡昧膺受多福思負荷之重警風被之虞求賢咨

諫豈敢怠忽至若旁神知化以盛其德經緯文武

登科記作經武緯文

以大

其業考古會極通教化之源明日達聰周視听之表斯夙夜所

至也子大夫將何以匡建

登科記作建

而致之乎自中代以还求理

者繼作皆意甚砥礪而効難彰明莫不歆还朴厚而澆風常扇

莫不歆遵儉約而侈物常貴莫不歆遠小人而巧諛常進莫不

歆近壯士而忠直常踈莫不歆勉人於義而廉媿

集作偶

常不脩

莫不歆近人之

登科之字

為無而抵冒常不息其所繆整豈無根源受

自近人仍敷大澤霜露所墜霑濡必同條瑕穢以尊人心肯徃

役以豐物力蠲田租以厚農室葺園季以振儒風督庠戟以補

維綱众官以序賢俊庶繼先志臻乎

登科記作于

洽平而改行者未聞

輸勞者未艾

登科記作入

農者無以亢艱食季者無

耳臣之不能為陛下寸伏讀聖策攷問事委儒術者臣聞聖王

在上賢臣在下道德多兼濟材智

樂備事於上則聰明倍資

安有無効耶委於下則公器相率安有權其私耶然今以陛下

之資材清光羣臣其敢及若集

者在陛下必躬必親之謂乎

躬之無偏親之有制則垂衣執契亦不爽矣孝元則制自左右

非用儒之失也光武則弊及羣下非用課之得也儒近於得而

所用者宜一变其弊若臣所見今之大者政或貴此可得而言

國朝自武德已來典章甚明朕負甚列布官吏甚該備而道不

弘者要或末臻者其官非人歆非道歆略其大歆錄其小歆臣

所謂小者則天官鄉采之調閱政驗選書至於一簿一耐一掾

之末銓次外降勞而後罷是詳於覈小也及其揣量親人拔字

之官又未喻也臣所謂大者天子之庭月相日受軼越倫輩乃
有文邦名疑邑羣居之柄不階課最是非未聞蹤跡賢不肖疑
言諠譁隨其所來轉化容易似不留听是鹵莽於天下也詳覆
疑及小鹵莽及大輕重反誅使益名死棺之徒波颺馳唯恐居後
狂翫誘掖寇賂為事以相終始夫復何望夫持尺寸之祿懷輕
握微齟齬施為尚猶不堪况明權不制一作資捷殺生之柄兼
兵馬之衆連數十城之地庸雜橫恣偷居其上何以堪之設曰
不堪耳目陰附事亦無由得而聞悔之何益耶陛下得不慎其
所授子臣以為今之群縣長師之官最關生人惟命用在百里
之父母莫如縣宰居乎千里之父母莫如刺史列城之父母莫
如郡統使一得之必小康二得之必中康三得之必大康矣陛
下雖不在疑歐天下之人洽於理乎終以先由誠不在多惟慎

此三官而已矣臣又聞書曰爵罔乃以通微言立事之績未紀
於庶士之才之嘆未輟於終食嘉於法者無不去而法未脩明
切於政者無不行而政未光大豈不一變其俗道廣而難濟乎
豈不得其門事繁而愈失乎佇聞嘉言無或隱諱周之德受田
有經制漢之法登科記田有恒數今彊畛相接半為豪家流
庸登科記無依率是編戶本為登科記交易焉三字集富
以補貧將欲因循是曰集粹豈立二字損多而益寡一作酌於
中道甚術何如取人唯其行不必文采命官唯其才不必資考
然則行非造次而備察才非錯綜而遍知不必文采為重輕而
士可進退不必資考為程準而吏有條貫適變矯枉竭一作於
良規何方可以序六氣來百祥何施可以壽群生仁乎性徵於
前訓而可登科記據設於當代而易從勿猥勿并以称朕意

對策

皇甫湜

對臣伏見陛下徵天下之士親策於庭求賢思理亦云至矣然臣未知將以為虛策乎將以求其實効乎以為虛策則後之搢紳者觀書於太史氏曰天子之憂人如此急賢如也徵賢良方正極諫之士親禮而問之斯亦足以為名矣若以得人為務社稷之計為心則不宜待之如是也夫王者其溥道集作如天其威如神以諛集作問先之矣禮貌接之造膝而言虚心以受猶恐懼殞越而不得自尽其所懷况乎坐之階庭試以文字拳曲俯偻承問而上對乎且天子之事難一二以疏峯臣所當言又有非臣下所宜聞知清問所不該文粹又爵而不得奔強附之於篇考視者必以為餘煩又擯而不得以進文粹非陛下何惜一賜臣容足之地於晁旒之前使得熟數之乎可采則行之無

用則罷之何損於明也然臣不敢有望於是謹旁緣聖問粗竭

愚瞽儻陛下隣察其志而實其誅賜之當一作日之間而卒其

說則覆照之下形氣之生孰不幸甚制策曰蓋聞昔之令王体

上聖之姿御大寧之時猶恐理之未至也求賢以致用猶惧動

之不中也咨諫以開道集作矧惟寡昧膺受多福思負荷之重

重警風波之虞求賢咨諫豈敢怠忽至若旁神知化以感其德

經緯文武集作經緯以大其業考古會極通教化之源明目達聰

周視听之奏斯夙夜之所至也子大夫將何以匡逮集作而政

之乎此陛下之憂勤乎如此集作切臣聞堯舜以有天下為已

之累而不以位為樂也臣又聞百事之成也必在教之其失之

也必在慢之今陛下念前王之戒而不敢怠忽思為國之經而

不忘夙夜求賢咨諫延乃徵士集作臣有以見堯舜之心矣夫

法天地之道以施政順天賦之和以育物事無不序動無不時
此旁神知化之盛德也武川止殺禁暴則兵宜戢文以經邦制
時則化必行此經武緯文之大業也崇礼而義好士而尊儒介
魏晉已降衰末之法稽周漢已踐集作前盛明之理集作礼斯考古
會極之方也任賢而勿二招賢而必行屏近習之邪集作緝佞進
周行之骨鯁斯明目達聰之道也抑臣又聞先王所以不視而
明不听而聰搜集作搜斯頸集作斯負之萌斷非僻之緒其道易知也蓋左
右僕御惟正之拱必有知法集作是信使足以盡情偽居常有知礼
者坐集作出足川助听覽左右之臣既如是矣而又日與公卿大
夫講論政事史書其筆官咸其闕以至於百工庶人莫不諫而
謗焉濟濟之士為之股肱赳赳武夫為之牙爪茲所以永為天
下也今宰相之進見亦有數侍從之臣皆失其職百執事來集作

奉朝請而集作川退而律且有議及乘輿之誅未知為陛下出納

喉舌者為誰乎為陛下爪牙者為誰乎日夕侍起居從燕集作接
與之論臣下之是非賞罰之臧否者復何人也股肱不得而

接爪牙不足以逾其何獻替之有三句集作股肱不得而接何疾如之美

夫藥狎集作高夷虧殘之微福集作偏險之徒卑集作隸之職豈可使之掌

王命握兵柄內膺腹心之寄外當耳目之任乎此貞夫義士所
以寒心銷志泣憤而不能已者文粹作也誠能復周之舊典去漢之

末禍還諫官吏侍臣之職使之左右前後日延宰相與論義理
有位子朝者咸引而進之溫其色以安其意又其對以尽其詞

司採者必行有犯者無罪士之爪士宜擇公卿大臣摠統而分
理之則政不足平刑不足措人不足和財不足豐垂夷戎狄不

足臣休徵嘉瑞不足致矣又何慮乎视听之表有所不周乎制

策曰自中代已還求理者繼作背意甚砥礪而効難彰明莫不

欲還朴厚而流風扇莫不欲遵儉約而侈物常貴莫不欲遠小

人而巧諛常進莫不欲近莊士而忠直常踈莫不欲勉人於義

而廉鬼偶集作常不修莫不欲禁人之為非而抵冒常不息其所

謬整豈無根源者臣聞一日克己復禮天下以仁焉王者之謂

也故人不從上之令而從其所行夫上古之君躬率已集作正

軌度其流集作恕已乃物自誠而明此其所以其犯如神天下

如威也中還已還則異乎此至誠不著而欲任法川防人忠恕

不行而欲縱身以檢物雖砥礪其意而事實不符此其所以有

其意而無其効也夫欲人之朴厚而不先之以少私寡欲無為

至誠所以流風常扇也欲人之儉約而不率之以卑宮菲食沉

珠貴穀所以移物常貴也欲遠小人而好悅耳之言所以巧諛

常進也欲近莊士而惡拂心之慮所以忠直常踈也欲勉人於

義而貪濁在位所以廉鬼偶集作常不修也欲禁人為非而法則

制集作不一所以抵冒常不息也則繆鑒之本在茲乎陛下誠能

一背反之其効可立彰明矣制策曰爰自近歲仍敷大澤霜露

所墜霑濡必同瑕穢以尊人必肯徃役以豐物力蠲田租以厚

農室葺國學以振儒風督庠序以補維網備衆官以序賢俊庶

繼先志臻乎洽平而改行者未聞輸勞者未艾農者無以兌艱

食學者無以通微言立事之績未紀於庶工之才之嘆未輟於

終食蠹於法者無不去而法未修明功於政者無不行而政未

光大豈不變其俗道廣而難濟乎豈不得其門事繁而愈失乎

佇聞嘉言無或隱諱者臣以陛下滌瑕穢而改行者未聞政之

不自其本故也夫欲人之改行率德慎集作明賞罰不濫

集作 滌穢瑕也故賞當善罰當惡天下曉然逃惡而趨善賞當

功罰當罪天下聳然遠罪而趨集作起功天下逃惡而趨善遠

罪而趨功則人自為理而上無為矣此堯舜之所以蒞集作利天

下也夫賞罰皆集作報也賞之失和罰之不當咎孰甚焉伏見

兵興以來開權宜之道行苟且之政臺省之官王公之爵溢於

國集作州集作郡遍於輿臺將帥之臣借緋紫而集作於集作使令定官位集

負而奏請名器均集作於土芥操柄擅於爪牙此其所以賞人

而人不勸也州縣之斷獄月以千數連年累紀未聞有一疑獄

而上集作決集作于朝者未聞有一屈人而訴於正集作者豈天下長

吏尽如臯陶哉律令格式具而不遵鄉縣州府各自為制所怒

則事殺居常則臆斷人過且知其所避集作則自生惡意且欲人所避而

能自達不其難乎况乎賦役之不怕衣食之不足尚不惧死焉

能避罪此其所以罰人而人不沮也賞之不勸罰之不沮欲人

改行其或難焉雖滌其瑕穢惠姦貸法而已又何為也伏惟陛

下慎用賞賞必當功則天下善勸矣慎用刑刑必當罪則天

下之非沮矣夫擇人而任之則僭濫不作富庶而教之文粹作書人而教之

則庶耻自生如是則無所改其行無所滌其瑕矣又何足憂之

哉陛下省徭役而輸勞者未艾小惠未遍而有司長吏或壅而

未盡承故也若陛下加惠俯仰之則物力何惧乎不豐勞者何

憂乎未艾乎陛下蠲田租以厚農室而人猶艱食者生者猶少

而費者猶多故也商乘堅而厭肥工執輕而仰給兵橫行而厚

祿僧道無為而取資勞苦頓悴終歲乏絕集作既濱於死而為農

者亦愚且少矣况乎兩稅不均失變通救弊之法百端橫賦隨

長吏自為之政乎客困工商老釋之邪未去此十字未詳而集本作若均工商老釋之步是

均集作輕

田野布帛之征稅禁

集作蠲

橫暴之賦減鎮防之兵則耕

者如雲積者如山矣臣請再為階下精言之夫賤塊

集作珍

奇之

貨斥雕琢之淫則工啻之道自息矣黜異端之學使法不乱而

教不煩則老釋之流當屏矣且天天下所以憇憇

川文粹作憇憇

然者

豈非以兵乎使稅之厚

集作厚

人之居

集作屈

而可行

集作不可

蠲徭役

集作蠲後

者豈非以商乎今昆夷未平邊備未可去中夏或虞鎮防

未可罷若此生

集作此二字

就其功則莫若戒而練之也今之將師

勝任而知兵者亦寡矣枯衆以固權位行貨

集作賄

乎若特如勅

鹵莽保持特富貴而已豈暇教訓以時服習其士

集作事

今若特加

申勅使之教閱簡拳勇秀之才斥

集作去

屠沽負販之黨則十分

之士可省其五矣夫多而無用曷若少而必精乎又比者州府

虛張名籍妄求供億尽沒其給以豐其私今若核其名實糾以

文法則五分之兵又可省其二矣夫衆之虛曷若寡之突乎一

則以強其兵一則以寬賦若江淮州郡遠冠戎屬青平自非具

使令備儀注者一切可罷以其經費代徑錄簿

集作簿

通懸然

後慎擇長吏曲加綏撫無

集作不

四三年則

集作而

家給而人和則

橫暴不作賦歛自均至理而外平矣尚何虞於人難食乎陛下

葺因幸以振儒風而微言尚

集作猶

爵者蓋其所以

集作申

干祿而

得仕者以章句記讀而不由理義故也若變其法則可以誅

其弊矣陛下

集作其弊矣

下督廢職以補維綱而立事之積米紀於庶工者庶

集作臣

工

集作或字集取

之罪也今朕備而不冬法具而不行諫之官

集作臣

盜

集作備

負不聞直聲殫察之臣塞路未嘗直指公卿大夫偷合

苟求

集作密

持祿養交為親戚計迂除領簿籍而已與利之臣

事以聚斂計數

一有之不

為務其理之吏專以附上剝下為功

習以為常漸以成俗標異而圭角者悔格旋及和光而涵泥者

集作將

伏

富貴立須雖陛下焦勞聰明如此之切至理何益矣

集作將

伏

請下明詔為盡一之法使居是官理是人職

集作奉

是法者必有

名績然後許斥擢考功之殿最無敢阿比而干刑引則能者日

進不能者日退而廢工立事之績將棄楊紀述之不暇矣陛下

集作由

在上

備衆官以序賢俊而乏材之嘆未輟於終食者猶奉

集作由

在上

者迂之大亟居下者刻之大深故也古之取人也拔十得五猶

以為多也曲輪直桶各適其用今則不然選於吏部則日声名

者虛浮而不可用工文者則俱華而不突敦突者俱朴而寡能

幸於禮部則日出昧者凡陋而不可採冠蓋之族則以為因依

集作損

之彌深

集作夫

微賤之人則以為幽險上求之愈切下搜

集作損

之彌深

集作夫

士何負於有司而乃蹇頓之抑刻之如是哉才能如積薪抑若

集作在

下一朝闕輔

集作將

相之賤卿士

集作無

大夫之官求之不得

則曰岳不降神時之乏人於是循還其所已用者遷居上者

不知格限無聞聲績或一時三

集作超

拜或再歲九

集作四

遷是以

位高當能也

集作以是為適當然耳

是仕進之門常闔而天子之官天子

之權當途者五六月送君侍之而已以陛下之明聖夫豈不歆

國之得人乎以宰相之公忠天豈不欲人之任用乎蓋從來已

久因備如是耳伏惟陛下曲

集作由

勅朝廷州府令每歲所知於

禮部吏部於許偕常選之中訪察推擇得其人則待以不次之

位遇以非常之恩不得其人則必行殿最

集作罰

以懲渝

集作濫

則周之以寧彛之可封坐而致矣之才之歎何有於聖朝乎陛

下謂蠹於法者無不去而法未修明切於政者無不行而政未

光大者由有司長吏不得其人也捨人務政雖勤何益臣伏見

赦書

集作

節文周備纖悉又空文虛聲溢於視听而實功厚惠

未有分寸及於蒼生主

集作

德不宣王澤不流雖陛下寤寐思

理宰相憂勤奉職不可

集作

為也夫將直其枝必正其根朝廷

及根也州郡乃枝也今朝廷之號令有朝令

集作

而夕改者矣

主司之法或有行

集作

破而今行者矣伏惟陛下正綱則張万

目澄源以清万派則四方大幸矣由是言之非道廣而難濟事

繁而愈失也實承詔將事者之罪耳制策曰周之受田有經制

漢之方

集作

田有恒數今彊畛相接半為豪家流傭

集作

無依

率是編戶本於交易焉得貪

集作

富以補貧將欲因循是曰

集作

損多而益寡酌於中道其術如何者臣聞古之道不可變也古

之法不必行也夏之桀殷之紂周之幽厲井田法非無也而天

下大亂我太宗玄宗井田法非修也而天下大理夫貞觀開元

之際不受田而均不名田而贍者朝廷正法令行一人之實

得以聞一吏之犯得以誅由此政也是政之率化之成則田自

均人自贍而天下陶然化矣豈待曲吏

川文粹

而事焉川文粹

其與貞觀開元非異時也法苟未行政

集作

苟失職徒易其制

處

集作

其業擾人歛怨

四字川文粹

而已矣

集作

制策曰取人唯

其行不必文米命官唯其才不必資考然則行非造次而備察

才非錯綜而通知不必文米為重輕而士可進退不以

集作

資

考為程準而吏有條貫適變矯枉過

集作

於良規者今之取士

以文學

集作

記讀為法其素履

集作

實行則無門而知使由文

學集作而進者往往犯姦賦

集作

為梟獍此誠甚弊也乾元以

集作

伏諱勅天下之士

以還版籍斯壞而所在游寄莫知所從集作伏諱勅天下之士

未刃者一皆復貫願留者則令著籍置鄉校縣學州庠以教訓

其子弟長育其才志自鄉外之縣自縣外之州自州外之禮部

公卿子弟長育

集作養長

于京輦者則使之必由大學然後登有司

如是則其幼弱其壯老發言卒足云為趣進皆可得而知矣然

後叅以才藝試其器用誠取人之急務伏惟陛下裁之審

集作若

賢考之

集作以

限其章句之庸才資廕之常調者宜仍舊貫

集作四學集作而故得

賢能之士則皆

集作皆集作行臣

嚮者之謀從有司長吏率其賞必行

集作行字

其罰信焉可已也制策曰何方可以序六氣來百祥何施可以

壽群生仁衆性徵於前訓而可

集作有

據設於當代而易從勿猥

勿并以稱朕意者臣聞古者山林藪澤皆有時禁動作之為害

集無害字

無差月令則六氣以序百祥以來而懷生之類莫不躋仁

壽之域矣今捨此而不務殺胎毀卵撓和而諸使

集作奉明

夷之法

以正月以五月九月斷天下之著歆蕃物產而祈福佑斯亦誣

誣集作無謂

文英華卷第四百九十

第十四

直言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第二道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

寶曆元年

問皇帝若曰滕恭守憲祖中興之運穆宗詔寧之業寅畏兢翼亦免荒墜諸侯忠上而奉職卿士循法而恪官四夷內向兆人休息至於屬統垂文程示後代終有致人之意未有理人之術古人云希顏之徒亦顏之流也又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予竊不讓欲追縱乎三代俯視乎三漢陶金俗乎至道濟兆人於太和子大夫皆蘊器應薦憤排排思所以奮者於日夕矣當極其慮開于辭滯夫禮樂刑政禮之具也禮樂非謂威儀升降鏗鏘拊擊也將務乎阜天天時節地時和神人齊風俗也政刑非謂

科條章令繁文申約也將務乎愧心格耻設防銷微也必有其
論何致之四人混處選於異一作費物歷代已降皆所共患士本
於儒而有詭道之行農向篤而多捐本之心工膳用物而作雕
磨之器害通有無而費難得之貨思矯其弊必有其術漢高之
基祿蕭曹孝宣之興祿邴魏朕觀其書繫焉盡在我國家之盛
其紀年則曰貞觀開元其輔相則曰房杜姚宋朕觀其書則按
羣絕類者不能相遠然兩漢之盛曰子之能不可誣也將與元
化合德謨謀而無際與為史官詞志不能久於其事詔令作其事業歟
口食至多兩壘闢者情供億至衆而財官是空官無關負而家
食者告用德澤仍臻而鰥弱者未瞻必有其旨何以办之無泛
無畧無持說無隱情以副虛求朕將親覽

對策

舒元褒 第三人

對臣父訐今之天道運行地力負載生生滋息皆與堯舜禹湯
之時不異及言其理亂安危則邈然數千里而遠臣因靜索其
源蓋由時君之所致也在禹以夏正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
殷亡是古今有異邪直人事而已矣臣常病之願抱血誠而寫
置於天子之前天路甚高無由聞達所以卒歲於挹如抱沉涸
天意似知臣有移時之術而能貌懇懇不已幸使臣不為霜露所
薄而無大馬之疾得遭過陞不嗣位之日首以直言極諫徵夫
賢良方正之士而陛下虚心以問之此乃五帝三王之所難行
而一朝陛下尽能行之所謂天地交泰之時也臣不敢慎道疑
願就湯鑕之誅願尽吐成敗利害之振願辭天下元元倒懸之
急也亦不投蔓主爵皆之疑上緣聖問下切人情度陛下必能
行之者而後言之伏惟陛下察其忠而諒其直實天下幸甚謹

昧死上言制策曰古人云希顏之徒亦顏之流又曰舜何人也
予何人也予竊不讓欲追縱乎三代俯視乎三僕陶今俗於至
道濟兆人於大和予大夫皆蘊器應薦憤排排思所以奮者於
日父矣當極其慮開予鬱滯者陛下首問及此有以見聖人思
理之深也臣聞楊雄有希顏之言顏淵有慕舜之語皆謂生雖
異代但行其道即其人也今陛下蘊上聖之姿執太室以術乎
人夫寒暄發於吟噓生死繫於喜怒其力與天地爭大一什其
財與源泉不窮臣竊謂以此之力提五岳而塞乎四海一什不
也今賜策曰予竊不讓欲追縱乎三代俯視乎二漢此乃陛下
謙光之至也微臣敢不拜舞禍賀條列而言乎臣聞三代之理
以義化天下其由天地之無不覆載日月之無不照臨雖負至
聖之姿常若不足任求賢以輔張棟疑視憂天下之事樂天下

之樂未嘗枉一物以私其功也三代之後亦求其理之門何者
是失以功親方此道苟失在未嘗思天下之苦既不去其苦必
輕用其入所謂輕用者非謂其日殺不辜蓋以天下之力也因
而上之用無節上之用無節則有轉死溝壑之患生於無節足
以為生人之刀鋸也又有甚於此者則爵祿偏於興臺威福生
於左右刑罰不中法令不行天下昏亂猶不知竟自以為乃代
之安以此求理何異緣木而求魚哉今陛下欲追蹤三代則莫
若用三代之理何者伏願陛下以其德理天下則思求賢以廣
其覆載以貞明並日月則思細諫以助其照臨察逆耳之言則
其為端士而追用之聞悅心之語則必其邪諂而斥遠之御一
膳思天下之飢披一裘思天下之凍覽國史思祖宗創業之艱
難觀貢賦思黎甿耕織之勞苦居宮殿思採伐之勤勞視嬪嬙

思離曠之然恨声色遊宴悟伐性之言馳騁畋獵念垂堂之戒
戢六軍無令恃宠抑近習無縱威權無使有求恩之名無使有
得幸之號無使內干外政無使中奪外權無垂飾喜之賞無行
迁怒之罰無求悅目之華無好蕩心之巧此乃三代明王理天
下之術也陛下誠能慕之則宜法而行之行之不已自然遠超
於三代矣况俯視二漢乎此則陶今俗於至道濟人於大和又
豈勞聖慮裁制策曰夫礼樂刑政礼之其也礼樂非謂威儀升
降鏗鏘拊擊也將務乎阜天時節地財和神人齊風俗也刑政
非謂科條章令繁文申約也將務乎愧心格恥設防銷微也必
有其論何方致之者臣聞礼樂刑政理天下之本也三代之理
未始不先於礼樂礼樂明則君臣父子長幼賢愚識其分而人
論之序正矣人倫之序正則和順孝慈之慶感於上此所以阜天
時也貴賤之位別於內則奢僭耗蠹之弊息於外此所以節地
財也自然上下交泰而天下之心悅天下之心因可以達於樂
樂則神自安和矣仲尼曰安上理人莫善於礼移風易俗莫善
於樂其此之謂乎固非謂乎威儀升降鏗鏘拊擊也伏惟陛下
惟三代之礼樂而行之而不以形声之而不節地財和神人而齊
風俗行政者節地財和神人而濟風俗行路者國家之道與臣
聞真之理刑政甚明盖明以一人一而濟天天能用之者則理不
明之者則乱刑設而不代畫一之謂也政立而不易懲暴而養
育民也然其患直疑於任情好惡遠雖堯舜不可為礼也而不
有以其所以得而不同雖堯舜不可為理也况今人人自為強
禦歆其愧心格耻設防銷微無由得也何以言之今軍伍之人
陛下之人也則刑政所宜共守今有求微利一入北軍有張影

附勢憑託符籍京者持陛下刑政以繩其軍之主者無由而禁
徒有城狐社鼠之難而此實由陛下刑政不行放汗下況其遠
者乎而其成難而有以守土之臣或多自開戶征不守之臣或
刑政不行於內地況其遠者乎伏率於冑臆此陛下刑政不行
於內地況其遠者乎不明於用刑則可以欺於無行也豈止於
愧心格恥乎率力為政而政力為政則可以行於無政矣豈止
於設防銷微乎伏惟下徵貞觀刑政而行之則天下之人有恥
且格矣四人混處比善於異物歷代以降皆所共患士本於儒
而有詭道之行農尚為固而多損本之心工繕用物而作彫磨
之器害通有無而賈難得之貨思矯其弊必有其術者臣聞明
君在上制四人之業不使為異物而比今士之為儒非歆 有
詭道之行者其弊自陛下巧諂而踈踈踈直也農人之業非不

固而多損本之心者其弊自陛下嗜珍味而惡非食也工人之

藝非不專而作彫磨之器者其弊自陛下棄朴素而尚淫巧也

害人利非不多而賈難得之貨者其弊自陛下貴珠玉而賤布

帛也伏惟陛下斥巧諂則士無詭道之行矣絕珍味則農無棄

一作損本之心矣碎淫巧則工無彫磨之器矣賤珠玉則害絕難

得之貨矣矯弊之術其在節乎夫矯弊在先原其本然後責其

末何者制士之人祿使稍優寬農人之稅使加薄酬工人之傭

使當直來害人之貨使其通如此自然各修其業矣復敢有為

異物所迂者則陛下之刑政存焉制策曰漢高之基稱蕭曹孝

宣之興祚邴魏朕觀其書繫焉盡在我國家之盛其紀年則曰

貞觀開元其輔相則曰房杜姚宋朕觀其書則拔群絕類者不

能相遠然兩朝之盛四子之能不可誣也將與元化合德謨謀

而無裨歟者臣聞元首以輔弱與理自古帝王期建非常之業則必有非常之人以佐之漢高資蕭曹匡輔計謀居多所以竟其功業盛也孝業一則以中興其道可得而知也漢祖起於布衣以有天下大敵未滅日月持斧蕭曹匡輔計謀居多所以竟其功業盛也孝宣起於人間霍光歿後方親政事然霍光雖乘時之功不通經術非王者之佐弊政尤多邴魏乘弊之餘以竭服肱之任卒致中興所以竟其輔佐勞也我太宗玄宗諡明聖之姿海內從化而房杜姚宋當至理之伐皆盡啓沃之力咸有匡輔之道然主聖臣賢君臣道合且以貞觀開元興漢時功臣有異然兩朝功德事業光乎史冊陛下以按群絕類之不相遠者則臣嚮所謂主聖臣賢道合交泰正史氏無德而稱焉制策曰口食至多而懇闢者情供億至衆而財官是空官無闕負而家食者告困德

澤仍臻而鰥弱者未擔必有其旨何以辨之毋泛毋畧毋游說毋隱情以副虛求朕將親覽陛下終問及此有以見聖心憂勞之至也微臣敢有所隱而不盡言乎陛下以口食至多而懇闢者情供億至衆而財官是空非上失勤儉之化而下棄其本不務乎夫欲墾闢者多而財賦足者莫若勸人之務本務本者在百姓樂其業而墾土以穀樹桑以絲此者疑作皆取之於厚地之出入泉源焉豈有窮竭耶今捨此不務墾闢之不情不可得也今陛下宮室池臺之盛則人務採伐而趣斧斤之利此耕夫十去其二也後宮羅紈鉛紅一作綿綺者數千人日費數千金此耕夫十去其一也尚食之饌窮海陸之珍以元圖方一飯之資亦中人百家之產此耕夫十去其一也既馬鹽應大之多皆使斯養之其芻粟梁肉之供一物之命育甚如人此耕夫十去其一也

車輿服玩皆錯以兼金諤其美玉其文屏璫瑁大具明珠齒革羽毛窮奇極異珠之者或航溟海梯宗山力尽不回繼之以死此耕夫十去其二也有假於浮屠削髮感衆而建寺宇刻彫像刑度天下之多不下數十万此耕夫十去其二也姦吏理人苟以應辦為先急微其租厚剥其賦以媚於左右此耕夫十去其一也上好珍奇則帝無用之貨上好伎巧則工作無用之器噐與貨皆出於人力乃委於無用之地此耕夫十去其二也此數者乃用生人之力而竭国用之甚者陛下誠能慕乎祿芋炎之化繩浮屠惑衆之教抑姦吏賦歛之心閉宮室無用之事則百姓皆歸本而墾闢矣何慮乎口食至多哉陛下誠能嬖嬙之侍斥犬馬之繁減海陸之溢省車輿服玩之珍則賦自然足使伊傳復生為陛其故語有曰百姓足君食與不足使伊傳復生

為陛下不功者不能易此也陛下以官無關負而家食者告因豈非擇才授任之不明歟遷轉課績之不考歟今自三事及辟有司皆有其官官有其祿考成在餘歲滿則轉不知陛下何以選而致之哉臣聞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言内外各用其人為理而天下安寧也今多士盈朝而使陛下憂苦君此雖無關負將何用哉其疑作甚失文王以寧之謂也陛下何不各於其局而孝其課績有其効者則升之無其効者則退之如此則尸素充負者鮮何憂乎家食而告困哉陛下以德澤屢降而鰥弱者未瞻豈非方鎮之臣為壅遏其恩者即竊見今主守率雜料以為非時之進富貴疑陛下恩澤於是有月進時進朝賀之進美餘之進當進之時表章上焉言皆云臣自方圓不擾陛下百姓幸此一節則明其欺詐甚矣今長史節度觀察刺史之家其奢者

家僮數百人其儉者不下百人以其祿俸自給尚且不足不足必重於人以繼之則明知其所進非祿俸也既非祿俸而去不擾百姓將何得哉所以兩稅之外常有誅求鹽鐵榷酤重疊籠稅託為進奏般次相連水陸轉輸半入私家今天下之人沅離棄業日益困矣而陛下無由知之雖仍降德音終不沅則鰥弱從何而瞻陛下聞之得不為少軫聖慮少動聖心臣竊料陛下得疑不忍聞也陛下儻察臣之言特迴聖意一為恩之勅有司導天下舊定租賦禁姦臣非法之誅求減鹽鐵榷酤之繁稅絕天下無端之進如此則德澤自降而天下之人自獲獲息富而庶矣豈慮乎鰥弱之不瞻哉然清問所及皆當今之切者微臣上言亦已盡矣陛下察而行之術在陛下留心庶政而法其競競業業者而已何者陛下春秋鼎盛上荷十二聖之重構自即位已來嘗目肝不視朝大臣憂懼百辟惴惴進諫者詞旨懇切陛下既嘉其忠亦乞其請然宰相鄉士未有轉時之時對則萬幾之重其闕幾時加之千門之深羽衛之障則堂上之遠豈止於千里矣雖陛下雄傑聰明極思慮而憂天下何由而得雖曰微賢良為直諫益於理故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惟命是言則天下理亂不由陛下而致其由誰乎臣所謂留心庶政而法其競競業業者蓋為此也况今大弊未立其可忽之耶臣所為

疑作謂

大弊者在法吏之侮文權臣之弄柄朋

黨連結貨賄公行以中外

一作高權

重位出入迭居名器駐於黨土

公侯編於頑駑恣行威福苛傷暴殘諫官不敢論御史不敢糾雖陛下有天下之名而此輩乃害天下之實此弊不去生人未安陛下必欲去其弊者拔其根本斥謬佞進忠賢早朝而晏退

時引宰相公卿詢訪天下之利病至於群有司皆使更直列侍而親決萬機之務此乃聖帝明王理天下之時術也伏惟陛下留神独听無惑於左右則四海九州之幸甚微臣敢愛一身之死而不無惑於謹對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

長慶元年

策問見沈

問皇帝若曰蓋聞禹舜之有天下也起於側微即德累勤多歷年所夫經盛聖之慮豈有遺登科記然猶好問察言勤求賢

士蓋以承天

沈亞之集作姚

之任重憂人之志深也况朕長於深宮涉

道日淺繼

後篇集作奉

列聖之鴻緒撫万寓之蒸人

集於人詔令

夙夜嚴

恭不敢有懈實惧咎理未究肯躬未明所以詳求謹言以輔

篇集本並作補

不逮子夫大是宜發所蘊蓄沃子虛懷極意正

登科記

詞勿有隱諱

集作所隱

昔王政之興

後篇作昔王者之政

必臻於康泰

霸道所立猶致於富强我國家提封溢於三代酌慮兼乎

後篇

百王無堯湯之災積祖宗之理而人未蕃庶俗尚彫訛家無蓋

藏公闕儲蓄

集作時後篇作時

卒乘之數貨弊之資統而校之莫繼前

代豈率土生植

後集作篇篇植

變於古歟將阜時政令失於今歟

後篇

於舊

固已揣摩必穷

集作

利病明徵末

後篇

失之漸具

一作

陳

興盛

詔令

之暮且文武兼學

登科記

以成功

後篇

士農迭居以

豐業故家給足以戀

文粹

本才周可

後篇

以應時近古各循

一端不相資用致今從事異心難成考課

登科記作難以成課集本後篇並作難於成課

秩

集作

無守輕為情將指明共灵之方

登科記

訢合二途之利

求言化理期酌厥中施為或差得失斯遠將修睦功義

集作

則

在下難知將任數馭情則人心益偽思聞旨要得合誠明旌別

比周之情敷詳忠厚之道知人則哲從古攸慎九徵恐泥五事

唯精或望可服人而才非周物或言皆詣理而行則一作有後

方宜陳取舍之端用明後篇直為之辨至於朝廷之闕四方之

弊詳延而至可得直書退有後言朕所不取子大夫其勉之

此策問四百九十三卷重出今已削玄

對策

龐嚴

對臣言少從師李講論載籍為皇為帝為王為霸之所行理亂
與哀之所起迨壯歲而以身處旁賤又得農桑土貴之利病人
情風俗之厚筆思願一發於明天子之前鬱抑于中無因自政
乃月正日陛下有事于南郊回御丹鳳樓赦天下臣與百姓咸
覲列在大陸之南祥風北來時聆德音必聞有直言極諫之召
私自快喜得進所志一作志於今日也今蒙陛下親策於赤墀
之下俱所以燭理未寃肯躬未明乃使臣極意正詞勿有隱諱

微臣其敢不直不極而有闕陋哉臣生三十年實沐唐化恨無
以自効於日月之下乃逢昌運獲進狂言願增天高以益地厚
龍迫激切不知所裁謹昧死上愚對制策曰昔王政之興必臻
於康泰霸道所立猶政於富強國家提對溢於三代酌憲兼
乎百王無堯湯之災積祖宗之理而未蕃廢俗尚彫訛家無蓋
藏公闕儲蓄卒乘之數貨弊之資統而校之莫繼前代豈卒土
生植變於古歟將阜時政令於今歟固已揣摩必旁利病明微
未失之漸且陳興盛之謏臣聞以道化者皇以德教者帝以礼
樂刑政理者大夫以處天下之尊奉四海之力為皇為帝為王
為霸政之一也猶反掌之易而凡人之誠偽時之厚薄必由上
而下者乎帝王之道高不降於天厚不取於地遠不致於四夷
師友輔弼而已矣師友輔弼豈有他求哉賢哲忠智而已矣是

以古之聖帝明王念天地之無全功也不自尊其德仰日用之
有導蝕也不自是其明必求賢哲置諸左右然後德尊而益至
臣獻其謨君曰行之臣曰聞其過君曰改之其始也一善出於
臣之終也百善均於君以為皇者師為帝者友卒未聞師聖於
皇而文明於帝後之王者其或不熊臣有所獻或慮乎美均於
下是以言有所不所臣有所替或慮乎惡彰於已是以過有所
不去然則曰諫我之曲彼必正乎曾不知疾之在身必飲醫工
之藥而醫工未必免病也飲其藥者或有効焉必待其筋力異
於人顏色殊於衆而後飲其藥則疾之根本得不為深乎今陛
下邁帝皇之聖輔弼有師友之賢所謂聖賢相逢而上古之理
可得而致猶慮乎人未庶蕃俗尚彫訛則憂理不於三王德不
超於五帝其致之哉誠有道焉臣願陛下詳視典圖舜禹所以

待變契者何如哉殷之成湯周之文武所以臣伊呂周召者何
如哉貞觀所以任房杜者何如哉開元所以用姚宋者何如哉
其所以致堯舜成湯文武之名貞觀開元之理如何也今陛下
自即位已來舜禹之心也刑於四海矣陛下尊敬師傳技用賢
謫棄姦貪散發滯積皆舜禹之心也臣願陛下尊敬之不廢其
道技用之不廢其言謫棄之今又復之發散之今又歛之夏書
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陛下能終之何憂蓋藏不瞻於下人儲
蓄有關於公府 鑄鋒鏑卒乘之數可減於後時導賦節用
貨弊之資可益於前代未失之漸莫甚於賢不任而政不修與
盛之暮莫先於復開元而理貞觀則三代之康泰可翹足而致
彼五霸富強之術安足為陛下道哉制策曰且文武兼孝以成
功士農迭居以豐業故家給足以恋本才周可以應時近古各

循一端不相資用致令從事異心難成考課去秩無守輕為情
游指明共貫之方訴合二途之利者臣以為文武之道雖不同
士農之業雖各異而要切於修其職業而濟於時也今之所謂
文者何哉文采而已所謂武者何哉騎射而已欲求兼享其可
得乎經緯古今文之業也用之於武武之德也禁暴戢兵武之
業也用之於文文之輔也不修其本而事其末欲求其備其可
得文今苟各視其才以授其任亦可以濟天下之務矣是以仲
尼有四科以廣其道漢高有三傑以成其功所以求備於人故
能創業於前代垂教於無窮者也士農迭居以豐業今所以輕
為情游者國家自幽薊兵其人無士者士農者迂徙不常慕政
化則來若苛暴則去祿有厚薄在桑土不均則知去秩者無守
不為情游者何所切乎陛下端心克己於上任賢用能於下則

文武各得其任士農各安其業寧慮家有不給才有不用之患
乎制策曰求言化理期酌厥中施為或差得失斯遠將修睦功
義則在下唯知將任數馭情則人心益偽思聞旨要得合誠明
旌別比周之情敷詳忠厚之道陛下以修睦功又為念而以唯
之以偽為慮豈耳目之臣未盡得賢乎何憂歎之深也自中代
已降淳朴既漓賢不肖渾淆莫能兩辨臣以為天下之士統而
計之善而不可以為不善者十一二焉惡而不可與為善者十
一二焉其間六七之多率中人也法令修明則強人者也懲功
不精

貪冒賊者也必在有所施為而在下有所承流者乎且陛下左
右惟賢所進惟賢則四目明四聰達不唯知矣陛下左右非賢
所進非賢則偽行堅偽言辨心益偽矣今陛下必擇忠賢居之

左右以為耳目以為腹心矣任忠賢所進者後何疑乎誠若是則管夷吾鮑叔牙交進之不為此祁奚祁午父奉之不為私臣在陛下有所任之而已矣制策曰知人則哲從古攸慎九徵恐泥五事唯精或望可服人而才非周物或言皆詣理而行則乘方宜陳取捨之端用明彰一作直偽之辨者陛下請問及此非念切求賢取士之道乎夫求賢為士疑以備官也設官所以分理衆務也夫得一尺之材將斲以用之必使匠者有一塊之土將埏而器之必使陶者今陛下選仁人於仁天下之人皆曰仁矣選人於義天下之人皆曰義矣夫理天下者必以仁與義矣今朝廷用人不以仁而假默低柔進人不以義而因循持疑言有不符於行才有不足於用矣陛下雖欲精五事五事何術而精雖欲法九徵九徵焉得而法若是求衆務之理者是以材

與陶以士與匠而求器用之得也不亦難乎今朝廷開取士之門不為不廣其中選擇精詳望為俊考者通於進士中外之重擢清秩選於是者六九誠有才有器亦盡萃其中然而所採者浮華之名所習者彫蟲之伎是以主教化者不道皇王之術官牧守者不知疾病之源豈其有任事之才而無任事之智乎蓋藝非而職異也臣聞古者有養龍之官夫龍神而不測其變化無窮而能節其嗜欲察其動息擾而制之無所不得者蓋代襲其官述脩其業也楚人之操舟冀人之乘馬豈盡性哉必習而善矣今縱未能大更其事苟明殿最考績之科驅天下之人於脩効飾行之地假如某任某官著某行立某事舉其善雪其寬必擢而遷之又能著某行立某事舉其善雪其寬又擢而遷之蔑然無聞不待罪而黜之則下無蔽善黨惡之情矣下無蔽善

黨惡之情則賢者不進於朝廷復何往也安有言行相乖才望
不稱者乎制策曰至於朝廷之闕四方之弊詳延而至可得直
書退有後言朕所不取者臣陳帝王之道於前矣陛下又垂問
以朝廷之闕四方之弊豈不欲濟人於善道補政之闕遺哉臣
又陳取士任賢之道矣陛下誠能任賢於上待人於下朝廷豈
有闕而不脩四方焉有弊而不去何必備繁細之事以干聰明
者矣夫有天下者莫不欲使人富使人壽使人廷善使人無犯
服四夷於荒外正百事於朝廷夫欲人之富貴若厚耕殖欲人
之壽莫若和陰陽欲人廷善莫若明勸賞欲人無犯莫若慎刑
罰服四夷莫若脩文德正百事莫若任忠賢忠賢不任雖日親
衆務百事其德而正文德不脩雖日致干戈四夷豈得而服刑
罰不慎雖日殺千人姦盜其得而止勸賞未明雖日爵千人礼

又其得而脩寬濫未盡雪陰陽莫得而和浮華未盡去耕殖莫
得而厚此六者政之大端也伏惟陛下念之抑臣又聞非知之
艱行之惟艱陛下惧化之未光惧德之未洽惧一物之失所惧
衆政之有乖訪遺闕於下臣張條目於清問凡前強對者莫不
備陳所得則陛下知之不難矣在行之如何臣又以天下之事
小大萬端陛下深居九重廣有四海安得勞心神於思慮之外
極聖明於視听之表臣願陛下為一事必師於古行一道必法
於天明日月之光正星辰之位降雨露之澤持雷霆之威內得
夔龍掌萬機之要外選方邵視百事之成利於上者必憲於害
人擇疑作於志者必求諸非道則天下之望微臣之志塞矣謹
對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九十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